

# 淨業頌

印 順 導 師 撰

心淨眾生淨，心淨國土淨，  
佛門無量義，一以淨為本。  
戒以淨身口，定以淨塵欲，  
慧以淨知見，三學次第淨。  
貪淨三昧水，瞋淨悲願風，  
癡淨般若火，性地本來淨。  
無邊染業淨，一切淨行集，  
即此淨心行，莊嚴極樂國。

## 淨業頌講記

慧瑩法師主講

何翠萍筆錄

《淨業頌》是我的師父印順導師撰寫的，文字雖然很簡短，總共十六句，即四個頌，每一頌有四句，一共只有八十個字，但內容很重要，我覺得它可以包含了全部佛法要義，而且我想借講述《淨業頌》的機會，為大家復習一下《成佛之道》，大家最好是背熟它。

我也希望大家背熟《成佛之道》，如果你能背熟《成佛之道》，那麼你的腦海裡就有很多佛法的資料，從淺至深，從有至空，甚麼都齊備了，這是非常好的。大家如果發心修學佛法，應當背熟《成佛之道》。

《淨業頌》很簡單，我不相信有人說背不了。我說的背，不是口念口過背熟，而是現在聽了這頌文含有很深意義，我們還要加以思維，依著來修行，這是很有益處

的。我們藉著《淨業頌》的啟示，可以得到受用佛法。佛法是要受用的，不是聽過就算，也不是念誦一下就算，是應當領會後，運用在日常生活中，這才有意思。我希望大家背熟《淨業頌》，同時能受用，這就是最可喜的事。

首先我說明「淨業」的大意。我們試想一下，整個佛法是教人做甚麼？修甚麼？學甚麼？我可以很簡單地告訴大家，修淨業，學淨業，就可以包括整個佛法。所以大家想想這《淨業頌》是否很重要？

一般人一聽到「淨業」二字，他的腦海裡就會想：淨業一定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一定是教人念阿彌陀佛，往生淨土。香港的青山有一間淨業林，荃灣的東普陀講寺內也有一間淨業堂，是專門給老人在那裡念佛求往生，現在不知還有沒有。

一提到「淨業」就想到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種想法不完全對，不是只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才是淨業，其實淨業的範圍很廣闊，就算專門講淨土的《佛說阿彌陀經》、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、《佛說無量壽經》這淨土三經，也不是教人只念一句阿彌陀佛就算是淨業，不過後來的大德們，弘揚淨土宗，為了吸引那些貪容易、貪享受的人，就說西方極樂世界是很豪華、很安樂，只要念一句阿彌陀佛就可往生，非常容易。這就很吸引人，很多人聽後，覺得不用聽經、讀經那樣辛苦，只念阿彌陀佛就夠了。

其實依淨土三經來講，也不是這樣容易，中國佛教晚課念誦的《阿彌陀經》說：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。」不是用少少的善根因緣，就可以得生西方極樂國土；換一句話來說，是要很多的善根，很多的福德因緣，才能往生極樂國。如果廢棄了這句話，甚麼善根都不種，甚麼福德都不修，甚麼戒定慧的因緣都廢棄，這就太可惜了，廣大的佛法也廢棄了。其實《阿彌陀經》是要大家多修善根福德因緣，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臨終十念就可以往生極樂世界那麼簡單，此經裡還說：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乃至七日，一心不亂，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，現在其前，是人終時，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。」

大家想想，要念到一心不亂，要心不顛倒，這就要做很多工夫，並不簡單，也不容易，不應該貪便宜。

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說：「欲生彼國者，當修三福。」要想求生阿彌陀佛的淨土，就要修三福。三福行就是「一者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；二者，受持三歸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（行住坐臥都要規規矩矩）；三者，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（還要導利眾生）」。這三福行已經包括很多工作，這些都謂之淨業。所以如果講淨業，就想到往生淨土很容易，這就想錯了，如果為了貪容易，貪極樂世界有很好享受，我敢說，這人未懂得淨業的真義。

淨業的意義，內容包含非常廣闊，也非常深刻，我可以總括說一句，我們學佛，學一個「淨」字已經夠了，這個「淨」字已經夠我們學一輩子。淨是清淨的意思，也包含安靜，如果不安靜，也就不清淨。因為我們大聲講話，散心雜話，空氣也會污染，環境也不清潔，不但自己心散亂，還會擾亂別人的心，所以我勸大家經常都要安靜，最好盡量少講話，即使要講話，也要盡量低聲，一個人與另一個人講話，小聲講已經能聽到，如果阿甲大聲講，阿乙也跟著大聲，就會像傳染病，互相影響，便會把一個很清淨的佛堂，變成一個市集。所以我勸大家要靜，我們學佛人要特別留心，世人不懂很難怪，我們學佛人，要注意身心清淨，先學習口清淨，包含安靜。

這個「淨」字還有善的意思，「淨業」可以叫善業，最淨的是無漏業，空的意思，就是最清淨、最乾淨。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芙蓉、怡保等地，有很多佛教團體，都是以前遠參老法師教化過的地方，都叫做某某學佛白業社，如新加坡佛學白業社、吉隆坡學佛白業社、怡保學佛白業社。為何叫白業？業是行為、行動，如果業是清淨的，就是善的，善可以用「白」來形容；如果所做的業是不淨的，就是惡的，就可以用「黑」來形容，或用染污來形容。

有淨業，相對就有染業；有善業，相對就有惡業；有白業，相對就有黑業。我們學佛就是要學淨業，漸漸學習，學到悟證一切法性空，那就是最清淨。所以大家想想，是不是最主要學一個「淨」字？

從有漏善學到無漏善，從有相的清淨學到無相的清淨，通通都是佛法，所以，我希望大家能學到身心清淨，內外清淨；那樣的話，不但自己有很大的受用，而且整個環境都會因你的淨而變成淨土。如果人人都學淨，就可以轉娑婆為極樂，轉穢土成淨土。大家聽了之後，要發心學淨，還要念念不忘，那就最好了。

我們佛教徒，很熟悉的一些偈語，都是講淨業，不過很多人都是口念口過，不知其中的重要性，更不知依著去實踐，這就很可惜了。

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這首偈語，大家都耳熟能詳，隨口都能背出，但有沒有留心，它的內容是說甚麼？有沒有依著來做？其實這幾句非常重要，唐朝很有名的詩人白居易居士，問烏窠禪師：「甚麼是佛法大意？」烏窠禪師就用這首偈語來回答。白居易說：「這麼簡單，三歲孩兒也曉得。」烏窠禪師就說：「是啊，三歲孩兒雖道得，但八十老翁行不得。」這首偈語的內容，是這樣簡單，我們如果實行得好，三業便清淨，就真正學到佛法；如果不實行，則毫無用處。

這首叫諸佛通戒偈，或七佛通戒偈。釋迦佛是賢劫的第四位佛，前面有迦葉佛等，賢劫之上的莊嚴劫還有三位佛。七位佛都一樣以此偈為戒文。通戒，是共通的戒

行，每位佛弟子持戒都是受持這四句，不用講第一是戒殺，第二是戒偷盜等，總之這四句就是戒文。

釋迦佛開始說法教五比丘，沒有說戒，佛成道十二年，出家弟子很多，佛都沒有說戒，弟子們的秩序、規矩、戒行都非常端正，只知精進修行。沒有人犯戒就不用設戒。十二年後，出家的人比較複雜，行為上每犯錯失，才開始說戒，但不是一下子說很多條戒，而是隨犯隨制。佛成道的頭十二年，只以這四句為戒，非常簡單。

「諸惡莫作」，包括身惡行、口惡行、意惡行，全部都不作。「眾善奉行」，要做的都是善行，身善行，口善行，意善行，身口意都善，就不會犯戒。「自淨其意」，是自己清淨自己的意業，身口意都清淨，自然就規規矩矩，身不會做錯，口不會講錯，這四句就是戒。

我們常念的懺悔文：「我昔所作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癡，從身語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懺悔。」這也是教我們止惡行善，不過大家也是口念口過。懺悔，不是口念就算，很多人時常去拜懺，今天拜大悲懺，明天拜淨土懺，後天又去拜梁皇懺。其實「懺悔」二字最重要是反省，要自己覺得自己有甚麼缺點，某一種過失，真是不應該做，痛下決心以後一定要改過，要戒除這種壞習氣，一定要學好。所謂懺其前愆，悔其後過，有改過，才有進步。如果我們懺悔，像小孩子做錯事那樣，被媽媽打，就不停說：「不敢了。」一會兒又再犯，這又有甚麼意思？

這懺悔文實在是非常好，自己去追究自己，為何有罪過？原來我們往昔，無始劫以來，都有造惡業，身有殺盜淫，口有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，心意裡有貪瞋癡這些不良的心理習慣，身口意都有過失，對人有不好的影響，這些就謂之惡業。

為何我們會造惡業？「皆由無始貪瞋癡」，由無始以來，我們的內心，有貪愛，有欲求，有渴愛，有這種心就叫貪。瞋恨是因一句話，或一點誤會，就一輩子都瞋恨別人，含恨於心，就叫瞋恨。癡是糊糊塗塗，非因計因，非果計果，善惡不分，邪正莫辨，不明道理，顛顛倒倒，就是愚癡。因為無始以來都有貪、瞋、癡、我慢、嫉妒、邪見等根本煩惱在內心之中，就會推動身口意造惡業。反思我們的身為何會有惡行？口為何會有惡言？都是由內心的發動機來推動。一輛汽車，一架飛機，如沒有發動機就不會起動。貪瞋癡就是我們內心的發動機，推動我們的身體、語言，去做對人有損的動作。如果我們的意識，沒有經過一番的構想、作意，那身和口都是不動的。通過意的推動，身口才動，意識裡有貪瞋癡，就推動身口意的活動，所以是「從身語意之所生」，我們懂得追究那些惡業之所由來，就應該知道要降伏貪瞋癡。

基督教講人人都有原罪，有原罪去求上帝赦免，求上帝救贖。我們佛教不這樣講，而是講無始以來有貪瞋癡、無明、煩惱等，我們求誰救贖？是求上帝嗎？不是

啊！是求自己，靠修戒定慧來救贖，戒定慧是要自己修，這就比較實際，求人不如求己，依賴他力是靠不住的。

我們肯修戒定慧，就不會起貪瞋癡，就不會作身語意的惡業，所以七佛通戒偈裡的「自淨其意」是最重要，自己要時常反省，反觀自己的念頭。眾生都是心猿意馬，妄想紛飛，甚難克制；最好修四正勤，就是「未生惡要令它不生，已生惡要令它制止；未生善要令它生起，已生善要令它增長」。我們要依四正勤去反省自己的意念，禪宗講要照顧話頭，意思是不讓它生妄想，這樣自然就身、語、意三業都清淨了。

上面的兩首偈語，都是講淨業，讀懺悔文，就知道罪業從哪裡來，也就知道改惡行善，能改掉惡行，專門行善，顯然就是淨業。

我們念經、念佛都不要只是口念，有些人很糊塗，把「念」字加上「口」字傍，其實「念」字上面一個「今」，下面一個「心」，就是說「念」要心現前，正念現前謂之「念」。念佛，佛現前；念法，法現前；念三寶，三寶現前，念茲在茲，念念不忘。我們念經、念偈頌、念佛，都應如理思維，依著經義的指引去修行，這才叫「念」，不是口念，而是心念。

印順導師這首《淨業頌》比前兩首偈語講得詳盡一些，深刻一些。

「業」是一種活動、一種行動。印順導師撰寫的《成佛之道》，由淺至深，每一章都有講到淨業。《成佛之道》分五乘共法章、三乘共法章、大乘不共法章，如果在西藏的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裡，就分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意思是一樣的。五乘共法章是講下士道，即人、天乘；三乘共法章講中士道，主要講聲聞、緣覺；大乘不共法章是講上士道，不分權實來講，大乘可以貫通一乘。

我認為《成佛之道》的每一章都有講到淨業，只不過有淺深的不同，是由淺至深來講，所以我說，為大家講《淨業頌》，等於為大家復習《成佛之道》。

五乘共法章，主要是講人、天乘法，教人修施、戒、定，修五戒十善。佛對一般人說法，不是逢人就教他修解脫行，了生死。一般人是了不起了生死，不想超出三界，他們只是想自己的福報好一些，希望來生比今生好。所以佛為了這類根機的人，只好教他們修布施、持戒，修持戒是非常穩當（不殺盜淫妄酒）。頌文「依人向佛道，戒行為宗要」，最好依著人身而直向佛道，持戒就能保持人身，有人身才可以修行。佛還教他們修布施，例如供養三寶、父母、長輩，以及救濟貧病等，可以增福。如果有些人想生到色界那些較高級的天，就要修定，有定幫助善行更好。

佛陀教一般人修布施、持戒、修定，就叫三福行，也叫端正行。一般世間人，是用「增上生心」來修。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也修施、戒、定，但用心不同，動機不同。

三乘共法章，即是中士道，主要講聲聞、緣覺人，他們修戒、定、慧而成阿羅漢、辟支佛。他們修行的動機，是用「出離心」去修，志在出三界，了生死，得解脫。解脫行的要目是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主要是修止觀，如觀無常、觀苦、觀空、觀無我，由這樣觀，他們就會厭三界，滅貪、瞋、癡三毒。三毒又名三不善根，是一切不善的根本，必須斷滅。所以滅三毒，向涅槃，是三乘共通的清淨業。

為何叫「共法」？五乘共法，是人、天善行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都要有。二乘修戒、定、慧，斷煩惱，大乘也要修，所以是「共法」，是共通三乘。至於大乘，是「不共法」，是不共人天乘、不共二乘，唯獨大乘所特有；因為大乘悲心大，志願高，要修行無量劫，以究竟成佛為目的，非人、天、二乘所能企及。

大乘不共法章，菩薩所修的戒、定、慧，也是淨業，是高級的淨業。他們是以菩提心為動機，依三心而修六度萬行，志在成佛。三心是菩提心、大悲心和性空慧。菩提心為根本，大悲心為上首，空慧是方便。這種淨是甚深廣大的清淨，比較人、天、二乘，殊勝得多。菩薩所修的六度萬行，如果沒有性空慧帶領，就不能得到波羅蜜多。所謂「五度如盲，般若為導」；有菩提心、大悲心，還必要加上性空慧，不住相而修，才可以達到圓滿，所以般若慧是最重要，修般若空慧才是徹底的淨，徹底的淨即是空。例如要把一間房子清潔得很乾淨，一定要把所有的東西搬空，才能清潔得很乾淨，如果剩下少少東西，房子不空，就不能清潔得徹底乾淨。

我們要身心清淨，就要有般若空慧，才得徹底清淨。雖修布施、持戒等，如果沒有般若空慧，那些布施等福都變成有漏福，不夠清淨；若有般若空慧帶領，才能徹底清淨。菩薩之所以能夠六度萬行圓滿，在乎徹底清淨，就是要修空慧，要空除一切的執著，空除一切的邪見，徹見一切法畢竟空，般若真智才會現前。

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：「般若將入畢竟空，絕諸戲論。」當修般若，將要成功的時候，即入畢竟空，甚麼戲論都沒有了，甚麼概念都沒有了；凡有，都是戲論相。菩薩修般若，就能絕諸戲論，但又不沉空滯寂。這是一種極清淨的空慧。

聲聞人、緣覺人卻會沉空滯寂，他們說：「淨土菩提，一切皆空，不生喜樂，甚麼都不用做。」但菩薩就不是這樣，而是從空出假，廣度眾生。因為菩薩明白，性空不礙緣起，緣起不礙性空。

菩薩為何能從空出假，廣度眾生？因為他們有大悲願力，更依般若空慧作先導，而修一切善法，廣度眾生；雖度眾生而不住眾生相，如《金剛經》所說：「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。」菩薩修一切善法，是以無所住心而修，明知道眾生是空的，但要度眾生；雖然度眾生，但不住眾生相；雖然修一切善法，而不住相，做到三輪體空；如布施，沒有能施之我，沒有受布施之人，中間

也沒有布施之物；無論修哪一種行，都是三輪體空，完全不住相。所謂離四相，絕百非；一切相都捨離，這種叫「方便將出畢竟空，嚴土熟生」。菩薩從空出假，能起無邊方便，所以能夠莊嚴淨土，成熟眾生，這便非常清淨，而且是莊嚴的清淨。

一般來講，權教大乘修菩薩道三大阿僧祇劫就可成佛，但如果依《法華經》來講，還要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，要用一乘的無限精進，無量大悲，經歷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去度眾生，直到成就無上究竟大菩提，達到最圓滿的極清淨，用般若智消除一切戲論和妄執，消除一切的煩惱習氣，這種是離垢的清淨，無漏的清淨，樸素的清淨。

無量無邊劫導利眾生，這種是莊嚴的清淨。成熟眾生的工作，一方面通達一切法性空，這是樸素的清淨；另一方面，從空出假，廣度眾生，是莊嚴的清淨。首先要有樸素的清淨，然後才談得上莊嚴的清淨。就好像我剛才說的要徹底清潔房子，首先要搬清所有東西，才能清潔乾淨；清潔後才可以裝飾，否則擺上名貴的家具，周圍卻很髒亂，便不相配。所以要莊嚴，首先要清淨，清淨也是莊嚴的一種（莊嚴的根本）。

一乘的無量無邊功德，是一種莊嚴的清淨，我們以般若慧來引導一切的善行，這般若慧是樸素的清淨，謂之無垢染的清淨；這種無垢染的清淨和大莊嚴的清淨，可以互相輝映，成為光明燦爛的最莊嚴、最圓滿的清淨，即是佛法最圓滿的內容，是最高等的淨業（一乘莊嚴）。

由此可見，整個佛法，從淺至深，由不圓滿講到圓滿，都是講淨業；由五乘到三乘、大乘乃至一乘，是層層升進，層層清淨增上，我們做到身心精進，身清淨，心清淨，智慧清淨，行為清淨，一切的一切，徹徹底底做到至極清淨，這就叫修行，就叫學佛，所以「淨業」二字包含整個佛法。

我們平時聽到「淨」字以為很簡單，其實「淨」字的內容豐富到極點，所以《淨業頌》講：

「佛門無量義，一以淨為本。」

我們想想，「淨」是不是包括無量義？佛法是不是以淨為根本？

我們這裡掛的對聯也是淨業聯：「依般若深觀緣起性空為基礎，持法華長養一乘信願趣菩提。」這是最根本的清淨，也是最圓滿的清淨。我們用心深入地思惟一下這對聯，就可知道，依般若法門，要深入觀察，一切法是因緣所起，眾緣所生，無實性，無自性，就是性空。我們這樣來觀每一法，就可以觀到一切法空，這是淨的基礎，就是學佛的基礎，這是樸素的淨。

《法華經》講，本師釋迦牟尼佛要我們修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積集無量無邊功德，至於成佛，要我們人人都坐大白牛車直到寶所。我們要依《法華經》的啟示來長養一乘的信心願力。不是口頭上講「我很信三寶，我發願成佛」就夠，信心願力是要培養的。我們讀了《法華經》，要體會釋迦本師對我們的大恩大德，反復思惟，就會生大慚愧，發大精進，發深信心，立大誓願。當我們的一乘信心加深了，菩提願堅固了，就能一心一意，無量無邊劫都不厭倦，經過多少險難，也不驚不怖，就能一直向著無上究竟菩提直進。所以這對聯也是淨業聯，上聯是基礎的清淨，是樸素的清淨，下聯是莊嚴的清淨，圓滿的清淨。

這對聯是先清淨然後莊嚴，莊嚴與樸素，清淨與華麗配合起來，可謂具足真善美。離垢、無漏的清淨，以及莊嚴圓滿的清淨都在這對聯裡。這是我們本會的宗旨。自從這講堂一成立，我就急不及待請初慧法師幫我寫了這對聯掛起來，希望每一個人都明白我們妙華佛學會的宗旨，現在、未來的會友們都不要忘失了本會的宗旨。

這一淨業聯，也包括了整個佛法的信、解、行、證；有信心，有理解，有修行，有證果。《淨業頌》和《成佛之道》都包括信、解、行、證。

我最喜歡引用印順導師所講的「淨心第一，利他為上」這兩句話；「淨心第一」就是清淨，最清淨的是般若慧，通達一切法性空，但又不要墮於空，勿以為甚麼都不必做；菩薩要從空出假，廣利眾生；所以「利他為上」，即是以利益眾生為至上，這是莊嚴的清淨。我自從看到印順導師這兩句話，就時常當作念佛那樣念著它。「淨心第一」是般若，「利他為上」是菩提，即依般若成就菩提，也即是樸素的清淨與莊嚴的清淨融合在一起，與我們這對聯的意思是一樣，只是文字上略與廣的不同而已。

我們學佛法要通過思惟，每一法都可以相依相成。印順導師的《淨土新論》，我在講《成佛之道》時引用過，現在我也要引用一些來說明「淨」的意思，因為《淨土新論》講得非常好。

《妙雲集》裡有一本《淨土與禪》，其中第一篇就是《淨土新論》，不是很長，裡面說：「聖者的淨，不是普通人的淨。」起碼是阿羅漢、辟支佛、初地以上的大菩薩才稱為聖者，這裡講的聖者，應該是大乘聖者。這些聖者的淨，不是淨那麼簡單，包括真、善、美，即真淨、善淨、美淨，每一樣都是淨的。

真，是約知識方面來講，知識是見解和認識。菩薩一定要通達一切法無自性（一切法性空），能通達一切法性空，即是見真理，見諸法實相，這就是真。能見真理，一定是遠離二邊，不會落於任何一邊，不著一切見，遠離一切執著，遠離一切戲論，這是最清淨的「真淨」。如果能見一切法性空，那個人一定不會有惡行，身、語、意都會清淨。



善，是講道德行為的方面，換句話說，是意志方面，是道德、善行的意志，必定是身善、口善、意善，一切活動都是善的，遠離一切惡行，所修的全是善行，這就是「眾善奉行」，即是「善淨」。善可用「淨」字代表，善即是淨，如果是惡的，就是不淨。

美的方面是講，菩薩雖然是徹悟一切法性空，但他們不會沉空滯寂。聲聞人證悟空，就會入涅槃，他們沒有興趣度眾生，沒有興趣莊嚴淨土。菩薩不會像聲聞人那樣沉滯在空寂裡，他們也證悟一切法性空，本來是很自在，但見到眾生執「有」，不知何謂空，看見好的東西就貪愛，貪取得不到滿足就生瞋恨，很多痛苦就隨之而來。菩薩為了憐憫眾生故，發起大悲心，從空出假去度眾生，拔眾生苦。

本來美的方面是屬於感情，但菩薩的感情，不是一般人的感情。一般人的感情落在自私一面，對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朋友和有關係的人，才有感情。而菩薩的感情則是擴大到寬廣無邊，能涵蓋一切眾生，是大慈大悲，運用來利益一切眾生；與一般人那種私心感情，是完全不同的。另一方面菩薩的理智是高到極點，能通達一切法性空。菩薩的慈悲既已大到極點，能普利一切眾生，以救濟一切眾生為己任。所以菩薩必定是悲智雙運，大慈悲中有大智慧，大智慧中有大慈悲。這慈悲是屬於清淨的感情，純潔的感情，絕不是凡夫那種染污的感情可比。

凡夫要有關係，才生出感情（同情），是染污的、有漏的；菩薩的感情是無漏的，是大慈大悲，所以菩薩必定是以智化情，情智均衡，悲智雙運，既不會像凡夫那樣，落於自私的感情，也不會像聲聞人那樣，落於偏空的理智。菩薩是不偏於理智，也不偏於感情。

菩薩是經常以大慈悲心，運用種種善巧方便來救濟眾生，利益眾生。菩薩這種大行，就會建設成一個很和諧、很愉悅、很莊嚴的世界，這是屬於「美淨」，即是美的淨，屬於藝術性、美化性、合理性，這就形成莊嚴優美的淨土。大家都學菩薩，就會轉穢土成淨土。

上面所講這麼多的淨業，就是實踐佛陀施教的淨業，就可以成就真善美的世界（淨土），真淨、善淨、美淨都具足了。由此可見，佛法的淨業是最圓滿、最高尚，整個佛法都離不開淨業，所以淨業可以統攝一切佛法。

總括來講，小乘人講淨，特別重視身心的淨化，即身行、意行的淨化；大乘把那種淨化，擴闊到無限，擴闊到淨化整個世界，菩薩的志願是淨化無量無邊世界。無論大、小乘，佛法的共同點是淨化人心，提升人性。小乘的清淨，著重離垢，證無漏，所以多觀空，著重否定方面，志在對治煩惱雜染。而大乘特別重視智慧和慈悲，雙管齊下，著重積極性方面，廣修無量功德莊嚴。

前面講了「淨業」的大意，也等於講了「佛門無量義，一以淨為本」。《淨業頌》的第一頌是：

「心淨眾生淨，心淨國土淨，佛門無量義，一以淨為本。」

經常聽經的人就知道「心淨眾生淨，心淨國土淨」，這兩句是根據《維摩經》之〈佛國品〉的內容而來。我在本會也從頭到尾講過三次《維摩經》，本會的菩薩應該是很熟悉。〈佛國品〉的經文，正顯示淨土的因果關係，也可以說整本《維摩經》都是講淨土，但不是講方便道的淨土，而是講正常道的淨土。

正常道是難行道，是要憑自力去創造和建設，比較實際可靠，當然是較辛苦；方便道是易行道，重視他力，依賴他力就較容易。宣傳淨土宗的人最喜歡講：「念佛往生，如揚帆趁順水，多麼容易啊！但自力修行，如蟻子上高山，多麼艱難啊！」這不過是宣傳的方法，其實貪容易也是貪，依賴他力也有些惰性，急功近利，就容易懈怠放逸，須知貪容易也有染的成份存在，是不大妥當的。我認為修淨，不應以染因去求淨果。

佛法之中甚深甚廣的義理，完全可以用一個「淨」字做基本，「淨」字有很多層意義，有清淨、潔淨、白淨、純淨、真淨、善淨、美淨、莊嚴淨、光明淨、圓滿淨。這些淨，全部包括在整個佛法裡，完全可以在佛法中融攝無遺，也在佛法中發揮盡致，所以學佛的人，依佛法修行，可以成就最極圓滿的清淨，故云：「佛門無量義，一以淨為本。」這兩句很切實，很合理，一點也沒有誇大，或者我還未能盡量發揮得徹底。

我現引用《維摩經》的一段經文來說明淨因感得淨果的關係，《維摩經》全名叫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，這本經雖然有佛說，有其他人說，但主要是以維摩詰所說為主，他說的話最多。維摩詰譯成中文是「淨名」，又名「無垢稱」。他的名字是清淨的，一定有清淨功德，才得到清淨的美名。菩薩的名字都是依功德來安立，我們一般人的名字是父母所安立，出家人的名字是師父所安立，沒有甚麼功德可言。維摩居士能通達一切法性空，他有無量功德莊嚴的清淨，可說名符其實。「無垢稱」也是一樣，「稱」是名稱，「無垢」即是淨，遠離一切塵垢、污染，就是「無垢」，維摩居士得到無垢的稱譽，是因為他通達一切法性空，悟證諸法實相，故得此名。這本經和這個人，都是以「淨」來發揚整體的佛法。

「心淨眾生淨，心淨國土淨」，即是說眾生淨是由心淨而得；國土淨也是要依心淨而得。在佛法來講，眾生是正報，國土是依報，正報清淨，依報也應該清淨，兩者是互相配合。正報和依報都是由業所感而得，有好的業，感得好的正報；有惡的業，

感得劣的正報。如我得到人身，這人身是我的正報，有五蘊的身體，必定有依住的地方，我所住的地方就是依報，有正報就有依報。

正報是引業所感，依報是滿業所感，關於業，在《成佛之道》已講得很多。引業是一種很強的業，感得身體的正報，如畜生有很強的惡業而感得畜生的身體；我們是人，人要有善業才感得人的身體。滿業是感得種種不同的受用，譬如我們有這個身體，就有衣食住行這些受用，例如各人的相貌不同，受用也不同，眷屬多少，家庭和氣不和氣等等各各不同。

我們得到人身，大概是幾十年乃至一百多年的壽命，雖然會老，相貌會變，但決不會忽然間變成畜生；而滿業的變動很複雜，不可預料。受用各人不同，所以有共業和不共業；共業是大家可見、可共同享受，不共業則各人不同。同時坐在這講堂裡的人，各人的心境都不同，有的很喜悅，有的很煩悶。

《維摩經》第一品〈佛國品〉講，有位長者子，叫寶積，帶著五百位朋友，都是長者子，都發了菩提心，當大眾齊集之後，寶積就讚佛，說了一首很長的偈頌，然後請佛為他們講菩薩淨土之行，怎樣才得到國土清淨。釋迦佛回答說：「善哉！寶積！乃能為諸菩薩，問於如來淨土之行。」寶積和五百長者子就用心聽，釋迦佛說：「寶積！眾生之類，是菩薩佛土。所以者何？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，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，隨諸眾生，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，隨諸眾生，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。」

這意思是說，要修淨土，應去哪裡求？眾生之類就是菩薩的淨土，離開眾生就沒有淨土。所以菩薩都重視利樂眾生，不是重視自己。接下來的幾句是講隨眾生甚麼根性，就怎樣去教化眾生。

佛解釋為何要重視眾生：「所以者何？菩薩取於淨國，皆為饒益諸眾生故。」菩薩取淨土，是為饒益眾生，不是為自己。「譬如有人，欲於空地造立宮室，隨意無礙；若於虛空，終不能成。」有人想建房子，在空地上，就能「隨意無礙」，如果想建造空中樓閣，就會「終不能成」。也就是說，離開眾生就不能找到淨土；要建設淨土，即要教化眾生。

「菩薩如是，為成就眾生故，願取佛國。願取佛國者，非於空也。」這是總結。「寶積當知，直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不諂眾生來生其國；深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；菩提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大乘眾生來生其國。」「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」這三心其實是講依三心行六度，只是文字不同，意思則相同。我們要想得淨土，就要修直心，要修深心，要修菩提心。其實直心與性空慧是相同，如果一個人能通達一切法性空，見諸法實相，一定不會諂曲。

「直心是菩薩淨土」，這個「直心」是有淺有深，而且是很重要，淺的直心是說學佛人不應該諂曲，應該要坦白、忠誠；深的直心是要通達一切法性空。這裡所講的直心，主要是講般若空慧，這就是菩薩的淨土之因；成佛的時候，不諂曲的眾生來生其國就是果。這個淨土，沒有諂曲的眾生，人人都是質直的，最質直的即是空，即是淨。

「深心」即是大悲心，因為菩薩憐憫眾生，有救拔眾生的心，有廣大利益眾生的心。深即包括廣，菩薩廣大利益眾生、憐憫眾生的心，無限的深切，又深遠。

三心裡就有大悲心，菩薩以大悲故，施設種種善巧方便來救拔眾生，積集無邊功德，所以當他成佛時，就有「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」。

「菩提心是菩薩淨土」，菩薩必要發菩提心，堅定成佛的志願，「菩薩成佛時，大乘眾生來生其國」。

這三心是最主要的，下文是分別詳說「眾生之類是菩薩淨土」。這句最重要，菩薩一定要在利益眾生方面建設淨土，決不是為自己。

「布施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；持戒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。」這都是講因果關係，持戒主要是行十善。

「忍辱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。」修忍辱可感得莊嚴美麗的果報，菩薩成佛時，其佛國土中的眾生，人人都具足三十二相，人人都有莊嚴相好。修忍辱的人，自然慈眉善目，不用化妝也很美麗。

「精進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；禪定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；智慧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正定眾生來生其國。」「正定」是現證法性空，即是入聖者之流，有大乘正見，才能入正定。物以類聚，菩薩因中修般若空慧，到成佛時，全國的人都成就般若空慧，全都是正定的眾生，都是具大乘正見的菩薩。

「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國；四攝法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；方便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；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念處、正勤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眾生來生其國；迴向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；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國土無有三惡八難。」

如果讀熟《成佛之道》的「離彼三途苦，不生長壽天，佛世生中國，根具離邪見」，就很容易講出八難，這幾句其實是講離八難。當菩薩成佛時，就無三惡八難。

「自守戒行，不譏彼闕，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國土無有犯禁之名。」菩薩成佛的時候，不用擔憂有人犯戒，連犯戒之名也沒有。

「十善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，命不中夭，大富梵行，所言誠諦，常以軟語，眷屬不離，善和諍訟，言必饒益，不嫉不恚，正見眾生來生其國。」這幾句即是十善。

「如是寶積，菩薩隨其直心，則能發行；隨其發行，則得深心；隨其深心，則意調伏；隨其調伏，則如說行；隨如說行，則能迴向；隨其迴向，則有方便；隨其方便，則成就眾生；隨成就眾生，則佛土淨；隨佛土淨，則說法淨。」這都是依三心為根本，而得到佛土清淨、眾生清淨，因此說法淨，不用說剛強的話語。

「隨說法淨，則智慧淨；隨智慧淨，則其心淨；隨其心淨，則一切功德淨。是故寶積，若菩薩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。」歸根到底，想得到淨土，最重要的是「當淨其心」，才可以得淨土。

「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」因為隨著心淨，佛土就清淨了。佛說到這裡，舍利弗心裡就起了一個念頭：「若菩薩心淨，則佛土淨者，我世尊本為菩薩時，意豈不淨？而是佛土不淨若此！」按照佛所說「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」，那麼，我們釋迦世尊啊！您以前行菩薩道時，豈非意不淨？看看我們這個國土，多麼不淨啊！

舍利弗只是心想一下，不敢說出口，佛就知道了。大家不要以為自己做了甚麼都沒有人知道，佛連眾生心裡的想法都能知，所以大家要小心自己的念頭。

佛「即告之言：於意云何？日月豈不淨耶？而盲者不見」。佛問舍利弗：你的意思以為如何？日月是不是不淨？但那些盲人見不到日月，是不是日月偏心，不讓盲人看見？

舍利弗是很聰明，他說：「不也！世尊！是盲者過，非日月咎。」不是日月不淨，不是日月偏心，是那些盲者的眼有病而看不到，不是日月不讓他看，不是日月的過失。這也是說，我們不見淨土，與佛無關，不是佛不清淨。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一定不會答錯。

佛繼續說：「舍利弗！眾生罪故，不見如來國土嚴淨，非如來咎。舍利弗！我此土淨，而汝不見。」我釋迦佛的國土很清淨，不過是你看不見，如盲人看不見日月一樣。

當時色界初禪天有位螺髻梵王也在座，他對舍利弗說：「勿作是念，謂此佛土以為不淨。所以者何？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，譬如自在天宮。」這位梵王對舍利弗

說：你不要這樣想，不要說佛土不淨，我看見這個佛土很清淨，清淨得如自在天宮一樣。欲界第六天是自在天宮，那裡非常清淨莊嚴。

舍利弗說：「我見此土，邱陵坑坎，荊棘沙礫，土石諸山，穢惡充滿。」當時梵王就說：「仁者心有高下，不依佛慧，故見此土為不淨耳。舍利弗！菩薩於一切眾生，悉皆平等，深心清淨，依佛智慧，則能見此佛土清淨。」那些大菩薩就能見到佛土很清淨。

佛想證明一下讓舍利弗看看，「於是佛以足指按地，即時三千大千世界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，譬如寶莊嚴佛，無量功德寶莊嚴土」。佛就用腳趾按一下地面，好像按一個按鈕一樣，立刻就出現一個寶莊嚴土。

「一切大眾歎未曾有」，大眾都在讚歎，真是很清淨啊！不但見到世界清淨，「而皆自見坐寶蓮華」，人人都見到自己坐在寶蓮華上。

「佛告舍利弗：汝且觀是佛土嚴淨」，你說我的佛土污穢，你現在看看佛土嚴淨嗎？莊不莊嚴？清不清淨？

「舍利弗言：唯然，世尊！本所不見，本所不聞，今佛國土嚴淨悉現。」真是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佛的國土，原來是這樣莊嚴清淨。

佛對舍利弗說：「我佛國土常淨若此。」我現在不是在玩把戲，不是玩魔術，我的世界常時都是這樣清淨，為何你會見到不清淨？

「為欲度斯下劣人故，示是眾惡之不淨土耳。」這世界的眾生，煩惱多，善根少，業障重，用甚麼方法度他們呢？只能用苦惱的境界，令他們覺悟，令他們知道改惡行善。

「譬如諸天，共寶器食，隨其福德，飯色有異。」「諸天」，是指欲界天上的天人，本來享受是相同的，但他們用一種寶的器皿來吃飯，由於福德不同，飯的顏色也有不同，福德多的人，飯的顏色好看；福德淺薄的人，飯的顏色不好看。

「如是舍利弗，若人心淨，便見此土功德莊嚴。」如果你們的心清淨，就會見到這個世界全部是功德莊嚴。你們不見，是因為你們的福德淺，業障重，只能見到這種惡濁的世界，讓你們知道厭娑婆，修淨行，這才可以改變眾生的業力。眾生的業力改變了，可以感得清淨的國土，所以「心淨國土淨，心淨眾生淨」。我們要從心改起。

佛教不是唯心的，為何要從心改起？佛教雖然不是講唯心，也不是講唯物，但承認心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，所以要從心改起。

「戒以淨身口，定以淨塵欲，慧以淨知見，三學次第淨。」

這是第二個頌文，講戒、定、慧三學。我們都希望有個清淨莊嚴的國土，要有淨土，就要有淨因，有淨的業因，才會感得淨果、淨報。凡事有業、有報、有因、有果。既然希望有清淨的果報，就要做清淨的因，這是有方法做得到，即是要修行，依我們的身、語、意，修戒、定、慧；而這一頌就是講修戒、定、慧，即是修三增上學，亦名三無漏學。學佛雖然法門無量，但歸納起來，最重要的就是三無漏學：戒學、定學、慧學。

「戒以淨身口」，這是講持戒，人天乘、小乘、大乘都要持戒，只是所持的戒有淺深不同。如在《成佛之道》講的人、天善法，要得人身、天身，就要持戒。如五戒十善，是為了淨三業，主要是淨身、口，所以講「戒以淨身口」。例如不殺、不盜、不淫，這是身業的淨；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妄言、不綺語，這是口業的淨（語業的淨）。人、天乘起碼要持這些戒，五戒是根本戒，即是戒殺、盜、淫、妄；另外加上一個遮戒，就是不飲酒，因為酒能亂性，飲了酒可能令人糊糊塗塗，犯了根本戒也不知道。佛教是以智慧為主，佛教徒在甚麼時候，都要保持清醒，所以佛勸弟子連遮戒也要受持。

戒殺、盜、淫、妄是性戒；因為殺、盜、淫、妄本身，其性質是有罪的，所以一定要戒；酒本來不是性質有罪，但會引起犯罪，所以也要禁止，特別制止叫遮戒。如果一般人受五戒，都是戒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；在語業方面詳細一些，分別說就包括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；這叫「身口七支」（身三種，口四種）。若要保持人身，或者想生天，就一定要持身口七支的戒。

我們受戒，首先要下一個決心，才可以久持；如果沒有決心，不久就會犯戒。《成佛之道》五乘共法章說：「克己以利他，堅忍持淨戒，以己度他情。」我們持戒，要有克己的心、利他的心，這是持戒的先決條件，如果不克己就無法持戒，例如戒殺素食，要克己才做得到，若不克己，聞到葷食很香，就想吃，口水都流出來，便忍不住。或看見別人的好東西，就生起貪愛心，很想佔有，這就不能克己。所以我們克制自己的貪愛心，不要任性，不要放縱自己。

我們還要有利他的心，大家皈依三寶時，皈依文一開頭就講：「從今日乃至命終護生。」護生即愛護眾生，保護眾生，救護眾生。護生的意思就是克己利他的意思，尤其是大乘發菩提心的人，他為何要持戒？就是為了利他；試想為何要不殺？是不想被殺的眾生受痛苦；為何要不盜、不淫、不妄語？也是不想別人受痛苦。所以我們持戒是為了希望眾生得利益、得安樂，即是為利他，為利他就要克制自己。

一般人以為損人利己是很開心，但學佛人與一般人的想法剛剛相反，要克己以利他，並且要「堅忍持淨戒」，持戒要有很堅強的意志，還要有忍耐的毅力，克己，已要忍耐，明明是聞到很香的食物，也不想吃；見到很好的東西，也不起愛染心；這就是堅忍。如果能堅忍，就能修攝自己的身行、語行，才可以持淨戒。

我們持戒的用心，是「以己度他情」。佛教講的五戒，是「自通之法」，是自己想得通的。為何不殺生？我們將心比心，將人比自己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；己之所欲，應施於人。自己不想受痛苦，別人也不想受苦，為何要把痛苦加於別人身上？這就很不公道了；自己不想被人殺，別人或畜生也不想被殺，所以我們不要加害於人；自己歡喜的，別人也歡喜，就應該讓別人也得到利益。能夠「以己度他情」，就不會傷害眾生，不會用痛苦來加害眾生。這樣持戒，是出於護生的心，出於利他的心，我們為了利他，為了護生，就要克制自己。這種心不一定要佛陀教你才懂，你自己也能想得通，所以佛說的五戒是「自通之法」，應該自己想得通，是人倫應有的道德，應盡的本份；我們要保持人身，當然要有人的德行，所以要受持五戒十善。

《成佛之道》說：「諸善之根本，佛說十善業。」一切善法的根本就是十善業，十善業包括身行的善、口行的善、意行的善。人、天是善行所感的果報，要保持人、天的善果，就要修十善；不但人、天要修十善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都不離十善，所以《成佛之道》說：「人天善所依，三乘聖法立。」五戒十善，是人、天必修之善法，而且是三乘聖者的根本，三乘聖者也依十善法才樹立起來。大家溫習一下《成佛之道》，是不是覺得要背熟它？

人天的善、人天的戒是最淺、最簡易的，但也通於三乘，通於聖者，所以叫「五乘共法」，與三乘聖者的善是共通的。

至於三乘的戒就深一些，十善是「七眾所通行」的戒，出家是別解脫戒，是別別得解脫。七眾是包括在家二眾的優婆塞、優婆夷；出家有五眾，即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式叉摩那尼。在家有在家戒，出家有出家戒，每一類的佛弟子，要受某一類的戒，如在家受五戒，出家的沙彌受十戒，比丘有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，這是各各不同的戒，各人依著自己的本份去持戒，就各各得解脫。

三乘人與人天持戒的動機不同，在家人持戒多是用「增上生心」；出家眾持戒，是用出離心，兩者動機不同。增上生心為動機，是希望來世比今世好；以「出離心」為動機，就是志在斷惡修善，得解脫，在未生惡之前就要預防它。三乘的戒，主要是防非止惡，雖然未曾犯，就要預防自己犯過，所以要預先受戒，處處留心自己的言行，預防勝於治療。我們的身體也是一樣，未曾生病，就要小心預防，不讓它著涼、中暑，不亂吃東西，不讓它消化不良，有防患於未然的作用。



聲聞人是用出離心去持戒，他們的戒包括世間和出世間的正行，三乘法主要是修三十七道品，其實最重要的是八正道，包含了戒、定、慧。八正道是：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。正語是不兩舌、不惡言、不妄語、不綺語。正業是指身行，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。正命是指正當的經濟生活，都是屬於持戒。以在家人來講，要有正當的職業，不做殺、盜、淫、妄的職業，有很多職業是要揀擇，若與殺、盜、淫、妄有關的職業，佛弟子就要避免，寧願找另一份職業。至於出家眾，以佛制來講，托鉢乞食是出家人最純正的正命；但我們現在中國的出家人沒有托鉢乞食的風氣，就要盡量少欲知足，希望勉強合得上乞食的原意，就算有人供養，都要當自己是乞食，不要當作應受供養，因為阿羅漢才是「應供」。

《成佛之道》教我們要特別注意持戒，要「護心令不犯」，要注重意業，所以說要「自淨其意」，未曾做犯戒的事情，心念就要注意，就要預防，首先要時常照顧自己念頭，不讓它起一念犯戒的心。而佛陀則是三不護，不防護，不藏護。但我們凡夫則要防護，自己做錯了，還不讓人知道，不自動懺悔就是藏護，說明我們的內心不夠清淨。如果我們是持戒的人，甚麼時候都要護心，念念都要防護，提防著，令它不犯。若不護心，不知不覺犯了也不知。所以我們要提醒自己，保持醒覺，注意意業的清淨，依八正道中的正語、正業、正命等來修行，才能做到「三業咸清淨」。這是屬於中士道應當受持的戒。

大乘是上士道，也要持戒，不過重心點是不同，人、天的重心點在增上生心，聲聞、緣覺的重心點在出離心，大乘的重心點和動機，是在「菩提心」，菩提心是以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為根本，所以特別重視慈悲心。大家皈依的時候發願說：「盡形壽護生」，就是為了慈悲。

《成佛之道》關於大乘的那部分頌文說：「戒斷於損他，普施無所畏。」大乘的菩薩戒，是斷於損他，要戒絕損害他人；「斷」是斷絕，永遠不讓人受少少的損失。

普通人則不是這樣，只求自己得利益，不管他人有損失。佛教徒不應這樣，尤其是菩薩，以利他為上，寧願自己受損失，絕對不損害他人，同時要「普施無所畏」。菩薩不但要修財施、法施，還要修無畏施，普遍地布施給眾生一種「無所畏」。

菩薩時常以慈悲心愛護眾生，救濟眾生，利益眾生，所以眾生看到菩薩就很歡喜，有安全感。如果一個人沒有慈悲心，眾生看見他就會驚怕。佛是最慈悲，佛經裡有個故事說：有隻小鳥飛過佛的身影，是很安定的，但飛過舍利弗的身影時，有少少震動（驚怕），因為舍利弗雖然斷了煩惱，但還有一些瞋的習氣，致令小鳥產生恐懼感；而佛則不同，甚麼煩惱習氣都斷盡，可見佛陀是徹底的慈悲。

行菩薩道的人，就要對眾生「普施無所畏」，無論在甚麼時候，都要對眾生大慈大悲，不令眾生有一點點的畏懼，以無所畏來布施給眾生，令眾生得安樂。菩薩修的也是十善戒，菩薩依菩提心、大悲心、無所得心（般若空慧）這三心行六度，亦依這三心修十善。菩薩終日行善，終日救濟眾生，但不住眾生相，也不住我相。所以《成佛之道》說：「菩薩之學處，十善行為本，攝為三聚戒，七眾所通行。」

菩薩的學處即是菩薩戒，以十善為根本，詳細來講，可以有很多條戒，但所有的七眾律儀戒，菩薩都是以三心去修，不同凡夫以增上生心去修，不同小乘以出離心去修，歸納起來「攝為三聚戒」。七眾都可以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。

三聚戒是攝律儀戒、攝善法戒、饒益有情戒。三聚是三大類的意思，攝律儀戒是七眾的律儀、七眾的別解脫戒都包括在內，「攝」是全部包括在內的意思。攝善法戒是說，菩薩凡有利益，無不興崇，凡是利益眾生的事，包括一切善行，菩薩都要做，一切的惡行都要戒；這即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「諸惡莫作」等於攝律儀戒，「眾善奉行」等於攝善法戒。

菩薩的任務是下化有情，要廣大利益眾生，所以還有「饒益有情戒」。有情即是眾生，菩薩一有機會就要利益眾生。利益眾生也要把握機會，不是想利益就馬上有機會利益，若失了機會，也很可惜！

如果你自認已發菩提心，就不可懶惰，不可嫌麻煩，看見別人需要幫忙時，不要藉詞偷安說自己能力有限，怕越幫越忙，就不去幫助人。這就做不到饒益有情，反而變成犯菩薩戒。

我們有機會供養三寶，利益眾生，就要馬上實行，機會不可失，一點一滴都不要浪費，才是行菩薩道。

三聚淨戒包含了所有戒，我給大家的菩薩戒文，甚麼戒都包含在內，能夠這樣持戒，身、口七支就不會犯過，意業也不會犯過。既然身、口、意三業都清淨了，不但可以做到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而且可以做到「自淨其意」。

如果一個發菩提心的人，能依三聚淨戒來受持，做到三業清淨，已經很好了；很多人自以為持戒，但不知不覺中犯了戒也不知，所以我們要時常反省有沒有無意中犯了戒？《成佛之道》說：「退失菩提心，嫉慳與瞋慢，障於利他行，違失大乘戒。」這幾句說得非常好，我們要讀熟它，尤其是受了菩薩戒的人，經常用來反省自己才不會犯菩薩戒。

甚麼叫犯菩薩戒？違失大乘戒，就是犯菩薩戒，菩薩一定要發菩提心，若退失菩提心，就不是菩薩。菩薩本來是不會老、不會病、不會死，但退失菩提心，就是菩薩

死。老，是沒力氣；病，是沒有工作的幹勁；如果懶惰、懈怠、放逸，就等於菩薩老、菩薩病。菩薩是不可以懈怠、放逸、懶惰，只要振作精神，菩薩就不會有老、病。不退菩提心，即是菩薩沒有死。

嫉妒、慳吝、瞋恨、惱害、憤怒、自高自大，都是犯菩薩戒。嫉妒是很嚴重的不良情緒，有人說的人生十最中，其中一條是：人生最可耻的情緒是嫉妒；看見別人升官發財，或得到甚麼好處，自己就會妒忌，不耐他榮，不能忍受別人勝過自己。其實，各有前因莫羨人，各人有各人的因緣，我們只可以仰慕和學習別人的長處。菩薩千萬不可以嫉妒，嫉妒就是犯菩薩戒。

我們也不應該慳吝，如慳財、慳力；而應當布施，如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，有甚麼力量都要奉獻出來；也不可以有瞋惱心，瞋惱心是會障礙利他行；也不要貢高我慢，若以為自己很了不起，不需要禮下於人，也是會障礙利他行。

菩薩最重要的工作是利他，而退失菩提心、嫉妒、慳吝、瞋恨、驕慢等，全部是妨礙於利他行，能令人「違失大乘戒」。這些不良的心理和行為，我們在不知不覺中犯了也不知。有些習慣貢高我慢的人，他是不知自己是貢高我慢；他慳吝了，也不覺得自己是慳吝；嫉妒了，也不自覺知。有的人瞋恨心一起，就不顧後果，覺得行菩薩道太難；或者有人打擊他、奚落他，或遇到逆境，就會不知不覺地退失菩提心。

所以我經常說，學佛的人，最重要的是保護自己的菩提心，同時也要保護他人的菩提心，即幫助別人保護他的菩提心，令自己和他人的菩提心都不退失。我們要愛護眾生，尤其是愛護初發菩提心的菩薩，因為新學佛的人，未夠堅強，如一根草，一株花，長出的嫩芽，稍微碰一下也折斷，所以新學佛的菩薩，我們更加要愛護他，不要打擊他，如果你令他受了少少的刺激而不學佛，那麼你則有罪過。這點要特別注意，慎勿忽略！

持戒可以令身、口的七支清淨，不殺、盜、淫、妄，不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，做到身、口清淨都不算難，「自淨其意」就比較難，意業比身業、口業更難防護。我們不止注重身、口，還要注重意，因為意是發動機，能推動身、口，身、口有形，表現於外，發露於外面，你說的話，大家可以聽到，你做出來的行為，大家能看見，是可見、可聞，是有形、有迹，但意在心裡，不須身、口表露，你的意念想甚麼，即使想些不好的念頭也沒有人知道，所以意淨比身、口淨更加困難，我們更加要小心留意，時時反省，降伏其心，才能做到意淨。

「戒以淨身口，定以淨塵欲」，淨身口七支是戒淨，淨塵欲就是意淨，意淨也是戒，而不只是有形相的戒，要淨塵欲才能淨意，換言之，是要修定。要真真正正意

淨，持戒是不夠力的，要加上修定才夠力，才能淨意，所以我們要進一步以修定來淨塵欲。

《成實論》有一句說得很好，很合這個意思：「粗罪持戒能遮，細罪定等能除。」身、口表露出來的那些粗顯之罪，你若能依戒去受持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妄語，就可以遮止身、口的罪。「遮」是止息、停止的意思。持戒可以止息粗顯的罪；但那些微細的罪，單單只是持戒也遮止不了，要修定才能去除。如一缸水，有很多泥沙，一攪動就很混濁，映照不出人像；清的水則可照人，如果想照出人像，就不要攪動它，讓它定下來，定的時間越長，那些泥沙就會沉在水底；若想水更清，放一點白礬在水中，就會把泥沙凝聚在下面，水便變清。

我們修定也有這個作用，可清除混濁的妄想，所以「定以淨塵欲」。有人修定的時候，一坐下來，就出現很多妄想，不修定的時候，反而不覺得有這麼多妄想。我們須知道，不是修定會多妄想，而是我們平時太散亂，太多妄想自己都不知道，還以為沒有妄想。當我們打坐，想靜下來的時候，才知道有那麼多妄想；就好像一間房子，裡面有很多塵，若不是有陽光在門縫射進來，我們是看不見那些塵在飛揚；同樣我們定下來，才知道妄想紛飛，就是這個理由。

所以修定就是要降伏那些妄想（掉舉），慢慢降伏它，那些塵欲就會停下來，如水中的泥沙沉在水底，我們可以隔除掉，剩下的清水就有用了。我們要「自淨其意」，一定要下工夫，非修定不可，所以說，依戒生定，從定發慧。但我們也不要誤解，以為持了戒，自自然然就有定生出來；修了定，自自然然就會生起智慧。這句話不是這個意思。

所謂三增上學，即是說，你的戒力增上，可以幫助修定；你的定力增上，可以幫助你發智慧；是有一種很大的幫助力，不是自自然然生定、生慧。《成佛之道》說，無論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都要修戒、修定。下士道的人、天乘要「依慈住淨戒，修定最為樂。調攝於三事，心一境名定」。

修定首先要有慈悲心，也要持淨戒才可修定；如果沒有慈悲心，又不持戒，這樣去修定，修了也沒有用。有瞋恨的人修定，有了神通，就會去報仇、去作惡；不持戒的人修定，即使修成功，也會變成外道定、邪定。所以佛教徒修定，一定要依慈悲心來修，還要身、口持戒清淨，這樣修定才最為樂。

不持戒的人是很難修定，因為犯了殺、盜、淫、妄罪的人，禪坐時心裡已經有陰影束縛著他、障礙著他，總想著自己做過甚麼錯事，這就很難定下來。所以修定之前，首先要講持戒和有慈悲心，這是修定的基礎。如果我們有慈悲心，又能持戒來修定，這是最安樂、最暢快的事。

修定首先要「調攝於三事」，三事是調身、調息、調心。我們要調校坐姿，身體要保持正確的姿勢，姿勢不正確會坐出毛病。調息是調校呼吸，要均衡，要數息。調心是令心澄淨，「心一境名定」，心要專注一境，不散亂，不昏沉，不掉舉，要降伏煩惱，令身、息、心都調順到最安定；由調攝三事乃至入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乃至入四無量定，即慈無量、悲無量、喜無量、捨無量，再高深一些，有四無色定，不過佛教不主張修太過高深的定，因為有些天人只顧享受深妙的定樂，就沒有興趣修學佛法。不斷煩惱，終不得解脫。

修菩薩行的人，應當修慈悲喜捨。《成佛之道》說：無論甚麼乘，修定最重要是戒行清淨，「依人向佛道，戒行為宗要」。尤其是大乘人，要世世常行菩薩道，一定要在人間行，一定要持戒，不持戒就會失落人身。如果墮落三惡道（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），人身都沒有了，怎樣行菩薩道？我們要世世常行菩薩道，就要保持人身，就要持戒。千萬不要以為菩薩是大乘人，可以不拘小節。若身、口、意不清淨，那是甚麼菩薩？

聲聞、緣覺修定，是講求戒定相應，持戒和禪定要相依，戒要依定，定也要依戒，要「密護於根門，飲食知節量，勤修寤瑜伽，依正知而住」。不是單單修定就可以，還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加注意，一個修定的人，平時的起居飲食，生活習慣都要有規律，要「密護於根門」，根門是我們的六根門頭，不可以放縱。普通人，眼貪色，耳貪聲，鼻貪香，舌貪味，就是放縱六根。修定、修慧的人，六根門頭都要緊密地防護，不散亂、不縱容、不放逸，慎勿於根門上起貪、瞋、癡。

我們的飲食也要知節量，尤其是禪修靜坐，不可以過飽，也不可以太餓，睡覺也要保持清醒，不要仰臥，要右脇而臥（吉祥臥）。「勤修寤瑜伽」就是要醒覺，我們睡覺時也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，睡覺時也不忘修行，不只是念經、靜坐才算修行，甚麼時候都要「依正知而住」，自己正在做甚麼都要知道。普通世人，或不修定的人，自己正在做甚麼有時也不知道。修定的人，甚麼時候都要保持正知；同時要「知足心遠離，順於解脫乘」。

修行人要少欲知足，同時要遠離一切的貪愛。世俗人是有很多貪愛，貪愛環境，貪愛自我，貪愛眷屬，貪愛享受，這就不能遠離。修行人對環境眷屬通通不貪愛，就叫遠離。中士道的三乘人修行，是用出離心，就要「順於解脫乘」，所以修定的人要離五欲和五蓋。

五欲是五根對五境的貪愛。我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根，對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的五境，不貪愛染著，就能離五欲；否則貪五欲，就被五欲牽動，就很難入定。

五蓋是貪蓋、瞋蓋、昏沉蓋、掉舉蓋、疑蓋。蓋者，是遮著的意思，也有纏縛的意思，遮蓋著人，令人看不清楚，修定不能成功，好像用鍋蓋蓋著，漆黑一片，甚麼也看不見。所以我們修定，必要遠離五種蓋纏。

我們修定，先要對治昏沉和掉舉，這是最大的障礙，當然貪、瞋、疑也要去除，但首先要降伏掉舉和昏沉蓋，我們一坐下來，很容易就掉舉，即心高舉和散亂，每每不散亂就昏沉，不昏沉就掉舉，所以修定首先要降伏掉舉和昏沉，至於貪、瞋、疑也要降伏。疑是對佛、法、僧三寶的信心不足；修定的人，對於三寶，對於定，對於四諦法，要有很強的信心，要相信自己可以修定，那麼多的聖者，都可以修成功，他們都是由凡夫而修成，我們現在雖然是凡夫，只要我們有信心，肯精進，肯努力，我們也必能修得成功。滅五蓋，離五欲，這是修定的主要原則。

《成佛之道》講初修定是要修兩種甘露門，甘露是不死之藥，印度人說，飲了甘露就會不死；中國人說，吃了仙丹就不會死；其實這意思是譬喻，不是真的有甘露，不是真的有仙丹。如果能依這兩門去修，就可以證涅槃，所以叫「二甘露門」。

二甘露門是不淨觀、數息觀。這是最普通的修定方法，因為眾生多數是貪欲重，修不淨觀，觀身不淨可以對治貪欲；大多數人都很散亂，心猿意馬，妄想紛飛，所以用數息來對治散亂，聲聞、緣覺修定，主要是這二門。

大乘人修定的基本方法，與二乘人差不多，不過大乘重視止觀相應，定慧均等，同時重視修一種無所得的空慧，因為大乘菩薩一切都無所得，修布施要三輪體空，持戒、禪定等也一樣，一一行門都與般若空慧相應。雖然我們未得般若空慧，也要學習三輪體空，才能到達禪波羅蜜多。「波羅蜜多」譯成中文是「事究竟」、「到彼岸」，即是圓滿成功的意思。

如果不與空慧相應，不得成就禪波羅蜜多，不算成功。所以定慧相應之餘，更要修習無所得的空慧，才與三輪體空相應。眾生散亂和愛染的習氣，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清除，要慢慢控制它。好像養小狗，一開始牠是亂蹦亂跳，只要綁在柱子上，等到繩子不能再轉動，小狗也累了，就不再亂跑。我們的心也是一樣，那些貪染習氣，散亂妄想，時時控制得好，久而久之，散亂和愛染就會減輕，慢慢就可以消除，所以頌文說：「定以淨塵欲。」修定的作用，就是淨除塵欲。

有的人自以為每天多讀經、多禮佛、多拜懺，就是好修行，但並沒有修定，對於降伏貪染、散亂，就沒效果，不能消除塵欲。有的人皈依或受戒了多年，但他的染垢、貪欲等壞習氣，却有增無減，還貢高我慢，絲毫沒有進步，這就太可憐了。不修定的人是不會反省，也不會控制妄想，減輕貪染，一切壞習氣依然故我。所以每一個學佛人，一定要修定，不過我們要找位好老師來指導。

「慧以淨知見」，修慧可以令我們得到清淨的知見（無漏的正見）。《成佛之道》說：「增上慧學者，即出世正見。」出世正見就叫增上慧學，增上的意思是有種很強的力量。三增上學中，戒增上能幫助定，定增上能幫助慧，慧增上能幫助我們得解脫，這也叫三無漏學。如果有增上慧學，即是有出世正見（無漏的正見）。

正見是有淺有深，淺的正見，可以講是有漏的，如聞所成慧、思所成慧，這些是初步的正見；深的正見是無漏的。八正道裡第一是正見，通過正思惟、正業、正語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，再由正定所發出的智慧（現證慧），這是深的正見，是無漏的正見。增上慧學所引生的正見，是最清淨的知見，這種知見有甚麼用？有了這知見就可斷煩惱，見真理，得解脫；這正見即般若空慧，是不共世間的特色，世間沒有這種般若空慧。

有人說：「每一宗教都是一樣，都是與人為善。」但其他宗教雖然做很多善事，卻沒有般若空慧，唯獨佛教才有。這是不共世間的特色，也是聖者的特德；凡聖的分野就是有空慧與沒有空慧。所以大乘經處處讚嘆般若，讚嘆無漏正見。

印順導師在《學佛三要》一五七頁中說：「故大乘聖典中，處處讚說：於無量劫中，遍修無邊法門，而不如一頃刻間，於般若波羅蜜多經典四句偈等，如實思惟受持奉行。」因為般若是最難得最希有。大乘智慧的特色，必定是信智合一，所謂「有信無智長愚癡，有智無信增邪見」，所以必要信智合一，對三寶、對戒、對四諦義理有堅定的信心，同時要有般若空慧。

菩薩行一定要憐憫眾生，救濟眾生，所以一定要有慈悲心；若只有慈悲而沒智慧也不行，就會變成愛見大悲；單有智慧沒有慈悲，也不好，就會墮於偏空，沉空滯寂。所以菩薩一定要悲智雙運，悲智交融，定慧均等，理智一如。

修菩薩行的人，都「以般若攝導萬行，以萬行莊嚴般若」。所謂五度如盲，般若為導，我們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都要以般若來攝導，修一切善行，有般若來攝導，就不會執著，即是以無所住心而修一切善法。這是以般若來攝導萬行；但如果只是通達空，而不修六度萬行，就不夠莊嚴；必須修六度萬行，才能莊嚴般若。般若是樸素的，萬行是華麗的，華麗的萬行可以莊嚴樸素的般若，但又要用般若來領導萬行，才可到達波羅蜜多，所以般若是最高的智慧，是無漏慧，是清淨慧。

不要以為拿本《般若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來讀讀就能修成般若慧，不是說我要修般若就能馬上修成。我們怎樣修學般若？修般若是有過程、有層次的。智慧，淺的來講，有生得慧、加行慧；般若慧也是透過加行慧而得，所謂「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」。若未得法住智，是談不上得涅槃智，一定要先得法住智。

法住智是知道事相，知道四諦的因果，知道苦由集而生，滅因道而證，一定要修道，才可以斷集滅苦。這是因果事相的必然規律，我們要知道，一切法都是假名安立，無實性；但這個假名的世俗諦是有相有用的，一切的緣起法、因果事相，秩然有序，我們一定要知道，這些就是有法住智。我們不可以連世間的因果、事相都不知，就說「不要法住智，只要涅槃智」。這會變成顛倒戲論。

涅槃智是通過修行，悟證四諦理。《雜阿含·270經》說：「無常想者，能建立無我想，聖弟子住無我想，心離我慢，順得涅槃。」這種是涅槃智。菩薩修了般若智（涅槃智），同時能起種種善巧的方便妙用，因為通達一切法性空，然後從空出假，可以作種種莊嚴淨土、成熟眾生的方便事業；所以羅什法師說：般若就好像真金，所起的方便妙用就好像用真金造成的種種不同的裝飾品、莊嚴具。有般若，然後能起方便的妙用。

真智慧不是只經由淺易的聞思階段可得，佛弟子，不論大、小乘人，一定要通過修定，才能發出真智慧。

聲聞乘的觀慧，一定要通過觀無常、觀無我，然後才悟證到寂滅。大乘人根性猛利一些，不一定要依這個次序，他們可以直觀一切法性空。聲聞重視自我身心的觀察，即觀身心的無常、無我，證知五蘊四大的假和合，是無我的，也無我所；徹底破除一切執著，斷除一切煩惱，就可以得解脫（涅槃智）。

大乘是廣觀一切法空，雖然也是觀空，不過那個觀境，與聲聞人有些不同，大乘人可以直觀一切法性空，但也是要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，也要從信解因果、緣起入手，由事入理，不是一開始就觀空，例如照見五蘊皆空，也要先觀五蘊，由事入理。大乘也要從俗諦而證真諦，體證一切法性空；體悟到一切畢竟空寂，然後才能即理融事，悟證真理，同時能通達一切事相，這叫從真出俗，從空出假，漸漸就能理事相即，真俗圓融，緣起不礙性空，性空不礙緣起，行於中道，不落二邊。無著菩薩把這個由俗入真，從真出俗的過程譬喻為金剛杵，兩頭大，中間細；由俗入真，從真出俗，中間通達一切法空，開頭也要通達世俗諦，最後還要融攝世俗法來方便利益眾生。

大、小乘都要修無漏慧，但都要先經過加行慧的程序。般若是無漏慧；加行慧是聞思修，屬於有漏慧，若不通過加行慧，無法到達無漏的般若慧（出世正見）。加行，即加功用行，事先要做工作，努力一番。

聲聞人有四預流支，即參預聖者之流的四個條件：一、親近善士（親近善知識）；二、多聞正法；三、如理思維；四、法隨法行（或譯作法次法向），依法如法而行。大乘多數是講聞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，這三種叫加行慧。其實大、小



乘都是一樣，只不過四預流支多了親近善士，我們要多聞正法，就要親近善士，因此可以把「親近善士」歸納在「多聞正法」，也等於聞思修。

佛教很重視多聞，有人以為自己聽經聽得很多，每逢有法會都去聽，就是多聞。在座很多人都是多聞的，到處去聽法，若干年來聽了很多。多聞是好的，多聞可以生智慧；但佛教裡講的多聞是有定義，不是到處聽，聽得多就算多聞。佛教講的多聞，要成就聞所成慧才算是多聞。如果只求多，很雜亂，有何好處？無厭足地多聞佛法，要有一種正確的理解，要得到佛法的根本意趣。

怎樣才能得到佛法的根本意趣？佛法裡講三法印：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涅槃寂靜。我們要契應三法印，或者契應大乘的一實相印，才能得到佛法的根本意趣。如果能通達三法印之理，或一實相印之理，再加以運用，要事理融通，這樣的多聞才稱得上聞所成慧，才是真正的多聞。如果只是散散亂亂地只管多聞，與三法印不相應，就脫離了佛法的核心。

多聞薰習在慧學之中，聞所成慧，是加行慧的第一步，但也要通三法印，這是重要的起點，如約四依來講，是「依義不依語」。能通達義理，就不會被文字語言所束縛，不致執文害義。

在佛法來講，能通達三法印或一實相印，這叫正見具足，這是第一步的正見。第二步是思所成慧，有抉擇的功能，能以了義來抉擇不了義。了義是究竟的、透徹的、明確的義理。抉擇哪些是不了義，能善巧分別，不會顛倒，就不會把不了義當作了義。是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」。

思慧是一種觀想，未曾與定心相應，但這時候已經實踐了八正道的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即是持戒。當一個人有了聞所成慧，就會思維要求到達目的地，自然要實踐，由持戒以淨身口，再進修正念、正定。這時淨戒具足，正見是目，有智慧好像有眼睛，持戒好像雙腳，這樣目足相資，有眼看得清楚，有腳能走路，保證可以到達目的地。修行亦如是，有聞所成慧，即有正見，又有實踐，重視修行，解行並重，即到達思所成慧，一方面修觀想，一方面淨戒具足，那時更加精進修行。

修所成慧，主要是修定，既已多聞，與佛法的意趣相應了；有聞慧，又有淨戒，繼續修定，在定中觀察抉擇諸法實相，與心相應，修正成就，即是正定具足；再進一步，還在世俗事相上觀察，觀因果，觀緣起，觀世俗諦，同時也要觀勝義諦，觀諸法無我，本來寂滅，當他這樣修觀想的時候，心裡是很寂靜，又很明了，如《成佛之道》所說：「安住而明顯。」一方面心裡很安定，但又明明了了，有所謂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」那種境界。能如實地觀察、抉擇，體會到諸法實相，這是修慧成就。進一步引發出無漏的現證慧，親切體會到一切法性空，見真理。

慧學，有一定次序，要由聞、思、修慧到達證悟的境界。若不經歷聞、思、修而想得到現證慧，那絕不可能。現證慧是無漏正見的般若慧，當般若慧現前，這階段可以叫「依智不依識」，這智是無漏智，是修慧指導的標準。識是眾生的情識，有情感的識，是有漏、有分別、有染污性，不可依恃。

修習慧學的人，悟證到一切法性空之後，還要繼續修，悟證後的修才叫真修，悟證到一切法性空，還要繼續不斷地薰習，然後才可透過真理來通達世俗諦，這就可以做到真俗圓融，沒有執著，遠離一切戲論，可以事理無礙，這時候就可到達真清淨，徹底清淨，所有的俗知俗見、邪知邪見，都斷除得乾乾淨淨，只有無漏的清淨知見。

「三學次第淨」是講戒增上學、定增上學、慧增上學這三學的次第是這樣的，戒可以淨身口，定可以淨塵欲，慧可以淨知見；淨知見是最重要，般若慧能淨除一切的俗知俗見，邪知邪見都淨除乾淨了。修這三增上學，一定要依次序，一定要先修戒，再修定，再修慧；修慧之中，一定要修聞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，即是要多聞正法，如理思惟，法次法向；一定要依這次序，所以叫「三學次第淨」，依次第一層一層清淨，一層一層進步，因此叫三增上學，戒增上幫助定，定增上幫助慧，同時可以互相增上，戒越清淨，越容易得定，定修得越好，戒就越清淨，定修得好，就容易發真慧；越有真慧，定力就越加深。戒定是互相增上，定慧也可以互相增上，戒清淨，定就清淨；好像洗手，一隻手是洗不乾淨的，要兩隻手一起洗，左手搓右手，右手搓左手，這樣才洗得乾淨。戒與定，定與慧，也是這樣，戒淨，定就淨；定淨，慧也淨；慧淨，戒也淨；三者是互相增上，一層幫助一層。要成就無漏慧，得解脫，必經此過程，而且要順次第，沒有躐等，不可以不修戒定，只修慧，也不可以不修定慧，只修戒，切勿急功近利，要循序漸進，才能成功。

「貪淨三昧水，瞋淨悲願風，癡淨般若火，性地本來淨。」

這是第三頌，意思與第二頌的戒、定、慧很有關係，我們要用水、火、風清除三毒。第二頌講「勤修戒定慧」，第三頌講「熄滅貪瞋癡」。這兩句是有密切關係，不修戒定慧，無法熄滅貪瞋癡；要想熄滅貪瞋癡，一定要勤修戒定慧。這等於四諦的道諦和滅諦，勤修戒定慧是道諦，熄滅貪瞋癡是滅諦，道諦與滅諦有密切的關係。

「貪淨三昧水」，這一句與「定以淨塵欲」最有密切關係。「貪淨」是要我們淨除貪欲的念頭；淨除貪欲，就要用「三昧水」，三昧是正定。修定修成功了，有定的效用，才叫三昧。最初是修止（修定），等到有定的效果，名三昧。三昧好像水一樣，可洗淨「塵欲」，塵是五根對五境，或生貪，或生瞋，或生癡，五根被五境所牽動，生起種種的過患。三昧如水，可以洗淨人們的貪欲。

貪、瞋、癡叫三毒，會毒害我們；也叫三不善根，一切不善法，都是以貪、瞋、癡為根源。一般人提到「毒」字，覺得很可怕，菜裡有毒，或酒裡、水裡有毒，我們很害怕；其實一般物質的毒，只是暫時性，而貪、瞋、癡三毒，是害我們無量劫流轉生死苦海。眾生無量劫以來，生生世世都藏有三毒，但世人都不知三毒的可怕處，甚至喜歡三毒；太愚癡了！

我們常念的懺悔文：「我昔所作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癡。」如果沒貪、瞋、癡的推動，就不會做惡業。身、口的過失，皆是由意的貪、瞋、癡去推動，「從身語意之所生」就是這個道理。

一般人的想法是，這個「貪」字很粗淺，別人有好東西，自己很喜歡，很想佔有，就叫「貪」。佛法裡講的「貪」不是這麼粗淺，「貪」的意思是貪染、貪愛、貪戀等，有貪愛心、染著心，已經屬於貪。「貪」的異名很多，在佛教經論中，又叫做「喜」、「顧」（要經常看著它）、「欣」、「欲」、「樂」、「藏護」（古時的有錢人總喜歡把金銀財寶藏在地下）。「藏護」是為了愛染，無論對人、對物質、對境界，心中喜愛之極，就叫貪，或者叫做「著」，又名「希」（希求）、「耽」、「愛」、「染」、「渴」（如口渴一樣，很喜歡金銀珠寶，就渴求金銀珠寶）。這些都是貪的異名。眾生從無始以來都被貪所纏縛。

貪即是愛，有所謂的自體愛、境界愛、後有愛（想著自己死後要如何如何）。斷見也是愛，那些人自殺也由於愛，以為一死百了，自己甚麼痛苦都沒有了，但有個「我」，都從這個「我」做出發點，即是愛、染、貪。愛欲貪染有甚麼不好？佛經講有五種過患：

- 一、味少過多。味道是很少，過患很多，即是樂少苦多。
- 二、諸結熾盛。結是煩惱，愛染的心，引起種種煩惱，像大火猛烈燃燒一樣。
- 三、至死不厭。貪求的人，是永無厭足，擁有了又想再多些，有一萬又想要十萬，有十萬又想要百萬，有百萬又想要千萬、億萬。大家觀察一下，那些越有錢的人，越要貪求，永無厭足，死時更苦，可想而知。

眾生無始以來，貪念都很重。有個故事講：從前有一個小孩子在哭，呂洞賓看見了，就問他哭甚麼？小孩子回答說：「我媽媽病了，沒有錢買藥，心裡很難過就哭起來。」呂洞賓想：這小孩子這樣有孝心也很難得，我要幫助他。於是呂洞賓就用手指指一下石頭，把石頭變成黃金，叫小孩子拿去買藥。小孩子不肯要，呂洞賓說：「你怕藥店不收這金塊嗎？不用怕，拿去吧。」小孩子說：「我不是怕藥店不收這金塊，不過我不要這塊金，我想要你的手指，因為你的手指可以點石成金。」

大家想想，這是不是很貪？世人就是這樣，連小孩子也貪得無厭，這種貪是至死也不厭足。

四、聖所呵棄。這是聖者所呵斥和鄙棄的。

五、無惡不作。貪起來，不計後果，傷天害理都做得出來，只要達到貪的目的，就不擇手段。

貪有以上五種過患。《成實論》說：「又此貪欲常令眾生順生死流，遠離泥洹（涅槃）。」只要有貪欲心，就能令眾生順生死流，「貪」字裡包含「愛」與「取」的意思，十二緣起裡「愛」和「取」有密切關係，有貪必定有愛、有取，就會順生死流，永遠流轉生死，永遠達不到涅槃的境界。

在《佛遺教經》，佛陀教人戒貪：「當知多欲之人，多求利故，苦惱亦多；少欲之人，無求無欲，則無此患。直爾少欲，尚應修習，何況少欲，能生諸善功德！」無求無欲就沒有苦惱，多求多欲越多苦惱。我們佛弟子應當學少欲。

又：「少欲之人，則無諂曲以求人意。」如果沒有貪愛心，就不用去奉承人、討好人，所以少欲就不會諂曲。

「亦復不為諸根所牽。」少欲的人，也不會被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諸根所牽動；多欲的人，根境相觸，處處起貪欲。

「行少欲者，心則坦然，無所憂畏，觸事有餘，常無不足。」所以君子坦蕩蕩，皆因沒有貪愛心，坦然自在，沒有憂慮和畏懼。而多貪欲的人，有很多憂愁和畏懼，患得患失，常在憂苦、恐怖當中。少欲的人，無論在甚麼時候，都是卓卓有餘，自覺很寬動，物質不會乏短，覺得自己豐衣足食，永不起貪求之念。

「知足之人，雖臥地上，猶為安樂。」知足的人，就算睡在地上，他也覺得很安樂。我曾經講過，從前泰國的參隆市長，他把自己的東西全部賣掉，用來布施，自己開的素食館其實是善堂，是不賺錢的；但他自己連一張好的床也沒有，睡房是工廠改建，他每晚只睡在地上。而多貪欲的人，就算他住在天堂，住在華麗的大廈，舒適的睡房，他都不稱心，有很多享受，他都不會滿足。

「不知足者，雖富而貧，知足之人，雖貧而富。」不知足的人，就算他很富有，也覺得不夠，這就變成貧窮了；而知足的人，就算他很貧窮，但他內心很充實、很豐富、很舒暢、很安樂，就會變成貧窮的富人。很多人看見我住的地方很小，這麼老的人，連一張坐得舒服一點的椅子也沒有，睡的是很窄的硬板床，有的朋友來看望我，

就覺得我很可憐；但我卻雖貧而富，覺得很豐足、很舒服，心裡很安樂。想到很多人更可憐，我還應該幫助那些可憐的人呢！

「不知足者，常為五欲所牽，為知足者之所憐愍。」有些不知足的人，享受已是很好，還羨慕別人，想盡辦法來貪求享受，這是多麼可憐啊！

貪是三毒之一，我們應當淨除它，應當學少欲，學知足，學不貪。那怎樣學呢？印順導師的《淨業頌》教我們用三昧水去淨除貪欲，淨除愛染心，淨除渴求心。用三昧水就是要修定，修定才有三昧。我們日常用很多水，洗臉、洗手、洗澡、洗菜等，都要用水，水可以淨除污垢。

《維摩經》之〈佛道品〉說：「八解之浴池，定水湛然滿，布以七淨華，浴此無垢人。」當時有菩薩問維摩居士：你的房子空空如也，甚麼也沒有，只有一個人，一張床，你沒有父母妻子眷屬嗎？維摩居士回答說：我甚麼都有，有父母，有妻子，有奴僕，還有很美麗的花園、很清淨的水池。「定水湛然滿」，以禪定譬喻水，那些水很清、很滿，水中布滿美麗的花，很好看。「七淨華」譬喻七覺支，維摩居士已經斷除煩惱，被稱為無垢人。定水可把煩惱洗得乾乾淨淨，我們要除煩惱，必須修定。

《佛遺教經》說：「若攝心者，心則在定。」我們的心要自己修攝，如果能攝心，心就在定中。「心在定故，能知世間生滅法相。」如果在定中，世間的生滅相就能看得清清楚楚。「是故汝等，常當精勤修習諸定。若得定者，心則不亂。」得到定的人，心不會散亂，修定「譬如惜水之家，善治堤塘。」那些愛惜水的人家，就會做一個很好的水塘。

現在的人用自來水，古時是食用山水、雨水，自己要做一個水池或水塘，引山水入水塘，一點一滴都不浪費，懂得愛惜水，便經常都有水可用。

「行者亦爾，為智慧水故，善修禪定，令不漏失。」修行的人也一樣，我們為了要開智慧（智慧也好像水，可以令我們清潔塵欲），為了儲存智慧水，我們就要善修禪定，修禪定可以儲存智慧水。普通的人「善治堤塘」可以儲存清水；修定的人，可以發智慧。別說能生現證慧，就算是普通人，若心散亂，甚麼事也做不好，心一散亂就會做錯事，一條很簡單的數目也會計錯；所以要有定才能把事情做好，要開智慧，更加要修定。善修禪定的人，智慧是不會漏失。

有日本人寫了一本有關禪定的書，讚嘆修定的功德，他說禪定是精神能源的蓄電池。水已經是很有用，精神能源就更有用。我們現在提倡環保，要珍惜能源，不要浪費能源，我們修定，就是儲蓄精神能源，把精神能源儲蓄起來，作用很大，很微妙。有三昧的人，作用大到極，能源的用處比水還大，精神能源比物質能源作用大很多；

所以我們修定是很重要，可以除貪欲，乃至除三毒。我們學佛之人，如果不除貪欲，任貪欲泛濫，只會增加罪過，修行不會有進步；所以我們要儲存三昧水，不要浪費精神能源，才能洗乾淨我們的貪欲塵垢。

「瞋淨悲願風」，是教我們用大悲心、大願力去淨除瞋煩惱。大悲心好像大風一樣，清除我們的瞋恨心。颱風、颶風的威力很大，可以把整條村莊夷平。不過「悲願風」是好的風，不是惡風，能除我們的瞋恨心。這一句與第二頌的「戒以淨身口」有關，因為我們持戒是出於慈悲心，護生，是屬於持戒，八正道的正語、正業、正命也屬於持戒。為何我們要講正語、做正業？為何我們的身行要不殺、不盜、不淫？為何我們的口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？以菩薩來講，是出於慈悲心，希望別人不受損害，要令他人得安樂，因此要持戒，戒可以淨身、口。這裡說「瞋淨悲願風」，有慈悲心就不會有瞋恨心，不會損害他人，所以與持戒很有關係。

普通講的瞋恨是指憤怒，板起臉孔，臉色很難看。「瞋」的異名有很多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第八十六說：「瞋異名者，亦名為恚，亦名為憎，亦名為瞋，亦名為忿，亦名為損，亦名不忍，亦名違戾，亦名暴惡，亦名蛆螫，亦名拒對，亦名慘毒，亦名憤發，亦為怒憾，亦名懷感住，亦名生歎勃。」以上都是瞋的別名，描寫瞋恚的心態。

《成實論》說：「是瞋有何等過？……又瞋能壞善福，調施、戒、忍是三皆從慈等生，瞋與慈相違故名能壞。」若人懷抱瞋恨心，便破壞了善行、福行，本來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是佛陀教人修的三種福行，瞋恨心一起，這些福行善行都被破壞了。瞋恨心與慈悲心剛剛相違，不會同時生起。

《成實論》還說：「又瞋恨者無憐愍，故名曰凶暴。眾生常苦而復瞋惱，如瘡如火。」眾生甚麼時候都在苦之中，有五蘊身，就常有各種大大小小的苦。

老子說：「吾之大患為吾有身，若吾無身則有何患？」如果沒有這個身體就沒有患，有了這個身，已經夠苦了。如果我們再對別人生瞋恨心，別人痛苦，自己也痛苦，身心都陷在瞋忿當中，不能自拔，苦不堪言。所以譬喻為「如瘡如火」。一個人生瘡已經很痛苦，還要被人用火來燒他的瘡，是不是苦上加苦？每一個人活在世上已經很苦，如果你再用瞋恨心去對待別人，就等於用火來燒瘡，這就更慘了；所以我們不要對人生瞋恨心。

《成實論》又說：「又經中自說瞋過，謂多瞋者形色醜陋，臥覺不安。」常懷瞋恨的人，經常都是板起臉孔，臉色很難看，很醜陋，即使化妝也不漂亮，就算裝笑，也變成苦笑，如果生生世世習慣了，怎會不醜陋？其實人人都喜歡美麗，但偏偏要瞋恨別

人，自造惡果也不自知，不但外表醜陋，坐立不安，連睡覺也時常發惡夢，今世、後世苦無了期。

瞋恨心所表現出來的相，是「心口剛強」，心裡很剛強，口講的話也很粗硬，別人聽起來很難受，「常不歡悅」，常時心裡沒有一點快樂，「鬻蹙難近」，時常噉起嘴巴，皺著眉頭，別人看見，避之則吉，不想親近；「面色不和，易忿難解」，臉色很難看，別人想勸喻解釋都不敢；「憎惡善人」，瞋恨心重的人，很憎恨好人；「少於慚愧」，因為他整天發脾氣，又不知道自己不對，就不會生慚愧心，也不知要改過，永遠用凶惡的樣子對待人，他自己也很痛苦。

《佛遺教經》說：「汝等比丘，若有人來，節節支解，當自攝心，無令瞋恨，亦當護口，勿出惡言。若縱恚心，則自妨道，失功德利。」當日佛陀雖然是對出家人說，不是對居士說這番話，但居士也不能放縱自己生瞋恨心，生瞋恨心就會令自己生痛苦。你承認自己是學佛之人，是修行人，就應當聽佛教導，就算有人來節節肢解你，有人來砍你，你都不要起瞋恨心，要攝心，要護口，不要惡口罵人；如果放縱自己的瞋恨心，就妨礙你修道，已修集的功德利益都會失去。

「忍之為德，持戒苦行所不能及。」忍辱是最好的德行，這德行勝過持戒，勝過修苦行。一般人以為持戒精進最值得恭敬，印度人最重視修苦行，認為修苦行最值得恭敬，但佛說，忍辱功德，大於持戒及修苦行的功德。

「能行忍者，乃可名為有力大人。」能修忍辱的人，是真正有力的大人。大家不要以為我不忍，他打我，我反抗，我打勝他，我的力量就比他大，我就勝利了。古人說：「自勝者強。」要自己戰勝自己，即自己降伏自己的煩惱，不生瞋恨心，你才是真勝利者，是強者；如果生瞋恨心，你就是失敗者。

在《戒經》裡，犯戒叫「他勝處」，是他人戰勝你，不是你勝利，因為你不能戰勝煩惱，你就失敗，所以才會犯戒。煩惱譬喻為魔，如果你戰勝了煩惱魔，你就是強者，就是「自勝者」，你就不會犯戒，煩惱魔就失敗。忍辱者戰勝了瞋恨心，就是有力的大人。

《佛遺教經》還說：「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，不名入道智慧人也。」佛是這樣教比丘，如果不能歡歡喜喜地忍受那些惡罵之毒，不能把別人的惡罵當作飲甘露，那麼你就不叫做入道有智慧的人。甘露很甜美，有人罵你，你當作飲甘露，當作消業障，你便不會起瞋恨心。

《佛遺教經》還有解釋：「所以者何？瞋恚之害，能破諸善法，壞好名聞。」瞋恨的害處，是破壞一切善法功德，敗壞好的名聲。如果你整天發脾氣，別人就會說：

「這個惡人，不可接近。」不但暫時壞好名聲，而且「今世後世人不喜見。」今世見到你的身影就急忙避開，甚至後世，也不喜歡見你，可見瞋恨心的影響力多麼可怕！

「當知瞋心，甚於猛火，常當防護，無令得入。劫功德賊，無過瞋恚。」世間的猛火，可以把幾十層的大廈燒毀，有戰爭的地方，一個炸彈可以把很多的建築物夷為平地。別說大火，就是很小的火，熾燃起來也會令人痛失家園；但瞋恨心「甚於猛火」；因為瞋恚心能劫奪我們的功德。世間的大賊，只是劫金銀珠寶，而瞋恚心就劫奪我們的功德，即使以前做了很多功德，也會被瞋恨心的火燒掉。一念瞋心火，能燒功德林；一念瞋心火，百萬障門開。瞋恨心是很大的障礙，如猛火一樣，甚麼功德都燒掉。

「白衣受欲，非行人，無法自制，瞋猶可恕；出家行道，無欲之人，而懷瞋恚，甚不可也。」白衣即世俗人。當時佛陀對那些比丘說：世俗人是貪五欲的，不是修道人，無法自己控制自己，他的貪欲得不到滿足，就會生瞋恨心，這還情有可原；但出家的修道人，應學無欲，如懷抱瞋恚心，就千萬不可以。如果修道之人，生瞋恚心，就「譬如清冷雲中，霹靂起火，非所應也」。就好像藍天白雲，很晴朗的時候，忽然之間晴天霹靂，電閃雷鳴。同樣，我們學佛之人，生瞋恨心，發脾氣，是絕對不應該。

《成佛之道》說：「瞋火燒善根，忍則五德具。」生瞋恨心，就甚麼善根都被燒掉；若能忍辱，便具足五種功德。反過來講，不忍就有五種過失：一、壞色，樣子變得很醜陋，即使原來很美麗，發脾氣就變成不美；不信的話，當你發脾氣的時候，拿一面鏡子照一照就知道，可惜你發脾氣時，沒有閒情去照鏡子。二、失辯，平常即使口才很好，但發起脾氣，說話就不流利，辯才就會失掉，有理也講不清。三、善士遠離，你經常發脾氣，好的人就不敢親近你。四、毀戒，瞋恨心生起，身、口都不護，就會毀戒。五、墮落，由於造惡業而墮落。

失與得是剛剛相反，修忍辱者，就會有五種好處：一、相貌端嚴；二、辯才明晰；三、善友共聚；四、不犯禁戒；五、上升善處。

我們應怎樣去對治瞋心？印順導師教我們用「悲願風」，運用大悲心、大願力，如同大風一樣，把我們的瞋恨心掃乾淨。悲是可以包括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無量心，不瞋就同慈心相合，慈能與樂，悲能拔苦，通常「慈悲慈悲」連著講，其實「慈、悲、喜、捨」每個字各有定義。

慈，是令眾生得安樂；悲，是拔除眾生的痛苦，不惱眾生。悲與慈是很相近，可以連用，但工作要分次第，應該是先悲而後慈，先拔苦而後與樂。如一個人掉在水裡，我們應首先救他上岸，這是悲；然後才給他喝熱茶，換乾衣服，即是與樂，這是慈。



喜，主要是不妒忌，妒忌就不會歡喜，更不會隨喜。隨喜，即是為別人而歡喜，能隨喜就不會妒忌。妒忌是一切不良心理之中最可耻的情緒，我們千萬不要妒忌。「嫉」、「妒」等字眼都用「女」字旁，大概古代的女子，因為環境的關係，容易造成妒忌。其實男女老少都會妒忌，所有不好的字眼都加上「女」字旁，並不公道。

我們學佛之人，應當戒除妒忌這種可耻的心理。佛教裡，很喜歡講「隨喜隨喜」，能隨喜就非常好，別人有甚麼好處，都應為別人歡喜，別人學問好，修行好，勇猛精進，我們更應當隨喜讚嘆。我們在社會做事，看見別人升職加薪，應當隨喜；做學生的，看見別人考得好成績，也應當隨喜；但一般世俗人就不然，看見別人比自己好，就生妒忌心。有的學佛人，也不知道戒除這種不良心理，看見別人受戒就會諷刺人，凡是別人勝過自己就生妒忌心，真是非常可耻！妒忌，即是有瞋恨的成份。

其實隨喜是非常好，真是無本生利，不必用錢，看見別人布施，自己並沒有布施，但有隨喜心，已有一份隨喜功德，何樂不為？而妒忌卻是最不好，與隨喜相反。妒忌會招致罪過，隨喜則能生諸功德；很多人不知道，只會妒忌，而不肯隨喜。

「喜」是看見眾生有利益事，就為他生大歡喜，好像自己得利益一樣，這也是由慈心生出來，悲、喜、捨都是由慈心派生出來。我們有慈、有悲、有喜，還不夠，還要有捨心，功德才會大。「捨」即是平等心，不會輕此重彼。

《成實論》卷第十二說：「於親捨親，於怨捨怨，然後於一切眾生慈心平等，悲、喜亦爾。」如果認為這個親，那個疏，這個對我有恩，那個於我有怨，這樣分別起來，待人就會不平等，與慈悲相違；所以我們一定要修捨心，捨親，捨疏，捨恩，捨怨，恩怨平等，親疏不二，不起分別心，一律用慈心、悲心、喜心，用喜心來對待人，這就叫做捨，才是真慈悲。

《成實論》還說：「為斷憎愛修習捨心。」憎是憎惡，喜歡的就愛，不喜歡的就憎，愛之欲其生，惡則欲其死，這就最不平等、最要不得。有慈心、悲心、喜心，平等運用就可成就捨心，這個捨心由修慈悲喜心而得，平等慈，平等悲，平等喜，就能成就捨心。印順導師教我們，用慈悲喜捨的風，還要加上大願力的風，就可以對治瞋恚心。

在經論裡也有教眾生怎樣斷瞋煩惱，應當思惟：「一念瞋心，從瞋生業，自受果報，非他人受；若我加害於人，自受惡報百倍。」我們應當這樣觀想：瞋是意業中惡業的一種，我生起一念的瞋心，即使在心裡，不表現出來，這一念瞋心，就會生惡業，自己就要受果報，這個果報不是別人受；若再加害於人，那人只受一點點苦，但自己受的惡報就有百倍那麼多，害人反害自己，自討苦吃，多麼愚癡！

還有一種觀想法：應當觀這個人，前世是「我父母至親，恩尚未報，如何可瞋？」我們想想，我們生生世世都有父母，父母對我們有很大的恩德，生我，育我，養我，教我。做了父母的人就知道，「養兒方知父母恩」。父母對子女的恩德真是昊天罔極！可是現在的人不知報父母恩，不談孝道；其實古代提倡的孝道思想很正確，我們應當孝順父母。我雖然離開父母很久了，但我時常都會想起父母的恩德，父母愛子女，都是毫無條件的。我們不但要報今生的父母恩，乃至生生世世的父母恩都要報。我們瞋恨的那個人，可能就是前世的父母，我們還未曾報恩，又怎可以去瞋恨他？如果正是我過去生中的父母，報恩都來不及，怎可生瞋恨心？我們這樣觀想，就能降伏瞋恨心。

還有：「當念此人，將來成聖成佛。」那個人如果遇到善知識教化，就會發起菩提心，精進勇猛修行，或者成阿羅漢，或者成辟支佛，或者行菩薩道，乃至成佛。他是大功德人，我們恭敬都來不及，又怎能瞋恨他？如果瞋恨他，等於瞋恨未來佛，瞋恨未來聖者，豈不罪過！我們這樣想想，就不會生起瞋恨心。

佛法還教我們作這樣想：「又念自他皆在苦惱中，實為可憐！」我有煩惱，我有生老病死；他也有煩惱，也有生老病死；有煩惱即是有病，大家都有病應該怎樣做？就要同病相憐，你憐憫我，我憐憫你；你安慰我，我安慰你；你幫助我，我幫助你；互相勸解。醫院裡很多病人都互相幫助，老人院裡有很多老人也是互相幫助，有憐憫心的人就會幫助人。如果瞋恨人，等於病人恨病人，病人害病人，應該嗎？

大家都有煩惱，自他都痛苦，應當精進修行，滅除我與眾生的種種煩惱，永遠得安樂，這就好了，這就具足了慈悲喜捨四無量心，以此悲心願力之風，就能滅除瞋恨心，掃蕩一切障礙。尤其是大乘行人，一定要具足慈、悲、喜、捨，並且特別重視捨心（平等心），要「克己以利他，堅忍持淨戒」（《成佛之道》）。

既然捨己利他，就要不住於相，不要認為有我捨己，有我利他。《金剛經》教我們：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……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」即便教化了眾生，不可以著眾生相，滅度了無量無數眾生，並不見有眾生被我滅度。即是一方面教化眾生，一方面不住眾生相。不住眾生相，就不用教化眾生了嗎？不是的！不住眾生相，又要教化眾生，這種是菩薩的捨心，是平等心，即是般若。

《金剛經》還說：「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闇，則無所見。」菩薩如果住於法，即是有相，有我相，有眾生相，有布施之物，就是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就好像入了暗室裡，甚麼也看不見。「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」如果菩薩不住相，就好像在太陽光下，甚麼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布施是這

樣，甚至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都是一樣，五度都要般若領導，才成為波羅蜜多。不住相，即是三輪體空，就是捨心成就。

我們這裡是修學《法華經》，是提倡一乘；提倡一乘講不講不住相？講不講慈悲喜捨？一樣是要講，而且講得更加深遠。《法華經》的〈安樂行品〉，佛陀教我們修四安樂行；〈法師品〉教我們修三軌；這些通通都是教我們不住於相，即是要學習捨心（平等心）。在〈安樂行品〉裡，佛要我們口不說人的好惡長短，意不生怨嫌之心，不戲論諸法，不比較對待生虛妄分別心，不與人競爭。第四安樂行中，佛陀教我們作意，都是慈悲方面的。如佛陀教我們「當於一切眾生起大悲想，於諸如來起慈父想，於諸菩薩起大師想，於十方諸大菩薩，常應深心恭敬禮拜，於一切眾生平等說法。……於家、出家人中生大慈心，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」。我們對於一切眾生要起大悲心，要憐憫一切眾生；對於一切如來，包括釋迦佛、十方三世佛，我們要覺得佛是我們的大慈悲父；所有的大菩薩，如觀音菩薩、文殊菩薩等，都是我們的好老師，是我們的大導師；所有的十方諸大菩薩，我們要用深心（懇切的心），來恭敬禮拜；對於一切眾生，要平等說法。

《法華經》有種特別的觀念，與其他的經不同，佛要我們對在家人和出家人，都要生大慈心，因為釋迦佛在《法華經》中說：在過去無量劫前，大通智勝佛座下的第十六沙彌，即是我們的本師釋迦佛，我們都是曾受本師教化過的一乘弟子，我們曾發了一乘菩提心，行過一乘菩薩道，不過我們因懶惰退心而墮落，變成非菩薩；現在我們如能依《法華經》回復我們的信心，重發一乘菩提心，再行一乘菩薩道（前緣可以再續），就是一乘菩薩了。

「於家、出家人中」是指那些重發一乘菩提心的人；「於非菩薩人中」是指那些退了心，還未曾再發心的人。我們都應當生起大悲心憐憫他們，還「應作是念：如是之人，則為大失，如來方便隨宜說法，不聞不知不覺，不問不信不解。」甚為可憐；我們應當作這樣的觀想：他們這些人，不肯發一乘菩提心，這損失很大。佛做了很多工作，用三乘法來教化他們，甚至用五乘法來教化他們，那些都是方便隨宜，唯有一乘才是真實；但他們不知三乘是方便，不知一乘是真實，於是他們就「不聞不知不覺」。如果他們有懷疑可以問，但他們不問，不信，也不了解，不肯發菩提心，這就很可憐了。對於這些人，我們就要對他們生起大慈悲心，要為他們發一個大願：「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，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隨在何地，以神通力，智慧力，引之令得住是法中。」那些非菩薩人，不肯發菩提心，他們聽了不明白，也不問不信，不了解《法華經》的意思，不了解釋迦佛的意趣，我暫時不能教化他們，但不要緊，等我成佛的時候，無論在甚麼地方，在中國也好，在外國也好，我都要用神通力、智慧力，引導他們，令他們安住在一乘大菩提法之中。

這種就是大悲大願，《法華經》第四安樂行教我們，當無法教化那些人的時候，就要發這個大悲大願。這個大悲大願是很長遠，不是隨便說說，這是大悲大願的極致，就是一乘的「悲願風」；佛陀教我們的其他觀想，也是「悲願風」，我們依著修行，瞋恨心就可以斷除。所以說「瞋淨悲願風」，要淨除瞋恨心，就要用這種大悲大願的風，刮乾淨那些瞋恨心，洗乾淨那些瞋恨的煩惱污垢。

「癡淨般若火」，與第二頌的「慧以淨知見」相呼應，「慧」即般若，「癡」是知見有病，簡寫的「痴」字很有意思，「病」字頭裡藏一個「知」字，表示知見有病，是知見錯了，就是愚癡、邪知、邪見和執著。前面說用智慧來清淨知見，明白了「慧以淨知見」，這句就不用解釋也能明了，與那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「癡」在論裡，有很多異名：「無智」、「無見」、「非現觀」（有現證慧見真理，面對面看得清清楚楚，一點不模糊，就叫現觀；「癡」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，就是「非現觀」）。「癡」又名「昏昧」、「愚癡」、「無明」、「黑暗」。

《成實論》說：「隨逐假名，名為無明。如說凡夫隨我音聲，是中實無我、無我所。」癡即無明；凡夫愚癡，跟著「我」這個名詞的音聲，就以為有我，其實裡面沒有一個實我，也沒有我所，有我才有所，無我哪裡有所？為何無實我、無我所？「但諸法和合，假名為人。」這個「人」是我嗎？這個身心是我嗎？這個五蘊是我嗎？只不過是地、水、火、風的假和合，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的假和合，哪裡是我？

如這張桌子，拆開一條條木，它就不是桌子了；拆開這個身心，哪裡有我？只是諸法假和合，就假名叫做人。

「凡夫不能分別故生我心。」凡夫不會分別，不知是假和合，就生起我的觀念，執著有個「我」，「我」心生起就叫無明，執著有我就叫做無明，無明就是愚癡。眾生愚甚麼？癡甚麼？是愚於無我，對於無我的道理，他們是不明白；愚即不明。他們不明白無我，所以是愚癡，是無明，無明是最根本的煩惱。

眾生為何會貪、會瞋？其實是因為無明，因為愚癡，不明白無我，處處由我做出發點，所以會生貪、生瞋，如果知道無我，還貪甚麼？瞋甚麼？眾生起貪、起瞋，主要由於癡。

眾生的一切煩惱業苦，而流轉生死，十二緣起，不出惑、業、苦。惑，即是煩惱。一切煩惱、業、苦，是由無明而來，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乃至生緣老死，純大苦聚集」，都是根源於無明，無明可以說是罪魁禍首，最大的害處是無明。

無明是甚麼？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第三〈相行品〉第十說：「諸法無所有，如有。如是無所有，是事不知，名為無明。」諸法就是這樣有，其實是無所有。凡夫不知是無所有，就叫做無明。

《成實論》卷第九〈無明品〉第一百二十七說：「又不見空者，常有無明；……未見空者，常是邪明；故知無明分為一切煩惱。……從無明生貪等煩惱，從煩惱起不善業，從業受身，受身因緣得種種衰惱。」他的知見錯了，就是邪明。無明的成份，是一切煩惱的根本。因為有貪、瞋、癡，就起種種的惡業；因為有業（有漏業），有漏的善與惡都是有漏業，即是有愛、有取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就有這個身，隨業受身，有身就有種種苦惱，種種衰敗。

「如經中說：謂無明所覆，愛結所繫。」凡夫被無明遮蓋著，被愛的煩惱束縛著。「無明為父，貪愛為母」。眾生愚癡糊糊塗塗，執著有我，這個「愛」也是由於執著有我，愛之中，愛自體是最嚴重的，被愛結綁著，「受諸有身」（有，是三有，即三界有）。

「諸取皆以無明為本。」眾生有欲取、見取、我語取、戒禁取，有種種的取，種種的愛取都是由無明生出來，以無明為根本。

「若人見因緣，是人即見法。」眾生為何有無明？是因為他們不見因緣，若見因緣，即見緣起，見緣起即見法，即是見真理。

「若見法即見佛。」見到真理，就等於見到佛。若不見法，不見緣起，即使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的佛在你面前，你也是不見佛；只有見法、見緣起才能見佛。

「如是若人能斷從名生癡，是人則實見佛，不隨他教。」眾生都是從名生癡，執著有我，嬰兒一出世已有我執，不用媽媽教，這是無始以來的習氣。從這個名，就執著有我，生起愚癡；若人能斷除愚癡，即見法、見佛，因為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。這是要自己體驗，非別人能教。一旦體驗了真理，別人要改變你，都不可以。悟證無我，別人告訴你有我，你也不會聽。這是「不隨他教」，這種現證慧是自己從定中修觀，親身體驗而證得。

《成實論》裡還說：「以正智故則無明盡。」如果有真正的智慧（現證慧），無明就會斷盡，所以我們要破除無明。「正知因緣法故能得正智。」這正智即是般若空慧，當體驗到一切法空，一切法因緣所起，眾緣所生，無實性，無獨立性，無永恆性，無主宰性，這要從定中體證，不是別人能教的。從止觀中，體驗到真理，即是現證般若空慧，自然甚麼執著都沒有了，一切愚癡都消失。

蕩益大師在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空論》自序中說：「般若如大火聚，四面皆不可觸，觸則被燒。」《雜阿含·272經》亦說：「都不見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。」意謂：凡有執著，都有罪過，不會有一法可取而沒有罪過，無論取甚麼，執甚麼，都有罪過。黃金是貴重，但一塊燒紅的黃金，四邊都不可執取，拿哪一邊都會燙傷你的手。所以凡是有所執，都會令人生痛苦。有般若慧就能燒除一切愚癡，燒盡一切煩惱，所以「慧以淨知見」，要淨除愚癡，就要用般若的大火，一切惑業苦，從此永盡。所以說「癡淨般若火」，這個「淨」，是淨除，清除一切的愚癡，要靠般若火，即是說，最重要的是修習般若波羅蜜多。

上面說由聞慧、思慧，到修慧，即是要正見具足、淨戒具足、正定具足，然後發起現證慧，燃起般若火，燒盡一切的惑業苦。

「性地本來淨」，「性地」是甚麼呢？在經論裡有說：「自性本空。」有的人不喜歡講空，就講成「法性本淨」；後來的人，漸漸把它改成「心性本淨」，變成有個「自心」，本來有個清淨心，有個常住真心。其實應該是「自性本空」，「法性本空」，也可叫「法性本淨」。「性地」就是法性，亦即空性，地是平等的，法性是平等的，或者叫做「真如」，或者叫做「實際」、「無相」、「勝義」、「法界」，都是一樣的，這個「性地」，可以有很多名稱，簡單來講，真理、法性，本來清淨，所謂「本來無一物」，「本自絕點塵」，法性是本來清淨的。

法性，是要靠般若智才能證悟，是真智證悟的境界，有般若智，才證悟到一切法性本空（第一義諦），證悟法性本空，是不可以形容的，所謂「不二法門」，「第一義諦」，是「離文字相，離心緣相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用語言形容不到，用心思去思維、去緣慮，也是徒然，因為不是凡夫的境界。

法性本來空寂，證悟到第一義諦，即是見諸法實相，所以說：「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；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。」不是離開俗諦有真諦，一切事事物物，當下就知道它是緣起的，緣起不礙性空，就是悟證法性本空，因為本來空寂的緣故，所以隨因緣而能立種種的假相，假相之中又有假名、假用，不是甚麼都沒有，所以性空不礙緣起。空有不二，即見中道。

般若是證悟真理的，但證真之餘，可以從空出假，起種種的方便；方便可以達俗。所以說「般若將入畢竟空，絕諸戲論；方便將出畢竟空，嚴土熟生」。有方便可以莊嚴淨土，成熟眾生，這樣就二諦融通，真俗圓融。

「性地」是本來清淨的，能通達一切法性空，就甚麼都清淨了。以般若火燒盡一切的不淨，現證諸法本來空寂，故說「性地本來淨」。

「無邊染業淨，一切淨行集，即此淨心行，莊嚴極樂國。」

第四頌說的「染業」，是相對淨業而說，有染業，就有淨業；有染行，就有淨行；修習一切的淨行，就可以消除一切的染業。染行即不淨行，也即惡行。若修淨行，就成為清淨業，變成白業；無邊的染業清除掉，一切的清淨行，就齊集了，消除了染業，就只剩下淨業。

淨業當然是要修淨行積集得來，所以「一切淨行集」，修集一切清淨行，就成為淨業。修集淨行為因，成就淨土為果，所以「心淨眾生淨，心淨國土淨」。當我們的行淨了，心淨了，業也淨了，當然國土也清淨，這淨土果，是修淨行得來的，不是求生的。

甚麼叫淨行和淨業？上面已經講了很多，《般若經》也有講甚麼叫淨行、淨業。染行與染業，都是相對來講的，淨行就不是染行；淨業就不是染業。染業又名粗業，相對而言，則淨業可名幼業，是幼細的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第二十九淨佛國品第八十二說：「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菩薩摩訶薩淨佛國土？佛言：有菩薩從初發意已來，自除身粗業、除口粗業、除意粗業，亦淨他人身、口、意粗業。」菩薩不但除自己身、口、意的粗業（染業），也要淨除他人身、口、意的粗業。怎樣淨他人的粗業？是教他人淨，只有幫助他人，提點他人，不能代替他人去淨除。

「世尊！何等是菩薩摩訶薩身粗業、口粗業、意粗業？佛告須菩提：不善業若殺生乃至邪見（即十不善業），是名菩薩摩訶薩身、口、意粗業。復次，須菩提！慳貪心、破戒心、瞋心、懈怠心、亂心、愚癡心，是名菩薩意粗業（意粗業即意染業）。復次，戒不淨，是名菩薩身、口粗業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若菩薩遠離四念處行，是名菩薩粗業。」大家不要以為修大乘菩薩行不用修四念處，這裡說得清清楚楚，遠離四念處，就是菩薩的粗業，所以菩薩要修四念處，表示修四念處是幼業、淨業。

「遠離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分、八聖道分、空三昧、無相無作三昧，亦名菩薩粗業。」菩薩如遠離了這些就是粗業，如果親近這些淨行，就變成幼業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貪須陀洹果，乃至貪阿羅漢果證、辟支佛道，是名菩薩摩訶薩粗業。」即使證了須陀洹果也是粗業，所以須陀洹果、阿羅漢果、辟支佛果，乃至佛果都不要貪著，只要行，只要做，不要貪快些成阿羅漢，不要貪快些成佛。太虛大師說：「我無即時成佛之貪心。」不用貪，水到渠成，只要精進菩薩行，功德圓滿了，自然就會成佛，我們不要貪，不要急求。

「即此淨心行，莊嚴極樂國。」甚麼叫「淨心行」？甚麼叫「莊嚴」？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第二十九淨佛國品第八十二說：「爾時，須菩提作是念：何等是菩薩摩訶薩道？菩薩住是道，能作如是大莊嚴？」發大誓願也是一種莊嚴，「莊嚴極樂國」，不同一般所講，我想引用《般若經》來講：

「佛知須菩提心所念，告須菩提：六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道，三十七助道法是菩薩摩訶薩道，十八空是菩薩摩訶薩道，八背捨、九次第定是菩薩摩訶薩道，佛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是菩薩摩訶薩道，一切法亦是菩薩摩訶薩道。」這些全部是莊嚴佛淨土的，都是「莊嚴極樂國」的法寶。

「須菩提！於汝意云何？頗有法菩薩所不學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？須菩提！無有法菩薩所不應學者。」菩薩甚麼都要學，菩薩當於五明中求，五明就包括很多內容：內明、聲明、醫方明、工巧明、因明等都齊備了；菩薩也要修四攝，要攝受眾生，所謂布施攝、愛語攝、利行攝、同事攝，如不多學些法門，怎能攝受眾生？所以菩薩要盡學有益眾生的學問，對眾生沒有利益的就不要學，凡是有益眾生的，菩薩都要學，這就是大誓莊嚴。

「何以故？菩薩不學一切法，不能得一切種智。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若一切法空，云何言菩薩學一切法？將無世尊無戲論中作戲論耶？」須菩提說：世尊！如果您講一切法空，為何又說菩薩要學一切法？這不是等於無戲論中作戲論嗎？須菩提在反問世尊，大家不要以為弟子不敢反問，要學就要問。

「所謂是此、是彼，是世間法、是出世間法，是有漏法、是無漏法，是有為法、是無為法，是凡夫人法、是阿羅漢法、是辟支佛法、是佛法。」有這麼多的法，為何佛說一切法空？「佛告須菩提：如是！如是！一切法實空。須菩提！若一切法不空者，菩薩摩訶薩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佛對須菩提說，你問得好，如果一切法不空，菩薩就不能成佛，凡夫永遠是凡夫，怎能成佛？

「須菩提！今一切法實空故，菩薩摩訶薩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如汝所言，若一切法空，將無佛於無戲論中作戲論，分別此彼，是世間法、是出世間法，乃至是佛法？須菩提！若世間眾生知一切法空，菩薩摩訶薩不學一切法，得一切種智。」這一句是很有意思的，須菩提！如果世間的眾生，知道一切法空，菩薩就不用學一切法了，又不用成佛了；眾生都知道一切法空，都覺悟了，菩薩又何必要學一切法？何必要成佛呢？現在的問題是「今眾生實不知一切法空」，「以是故，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」，就要「分別諸法為眾生說。須菩提！於是菩薩道，從初已來，應如是思惟：一切諸法中定性不可得（即實性不可得），但從和合因緣起法故有名字諸法。我當思惟諸法實性無所著（但有名字，故不可著），若六波羅蜜



性、若三十七助道法、若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、若辟支佛道、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（皆不可著）。

「何以故？一切法、一切法性空，空不著空，空亦不可得，何況空中有著！」空也是不可得的，還著甚麼？

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如是思惟，不著一切法而學一切法。」菩薩這樣思惟，他就不會執著一切法，任何法都不執著。雖然不著一切法，但菩薩也要學一切法，雖然學一切法，但又不著一切法。

「住是學中，觀眾生心行，是眾生心在何處行？知眾生虛妄不實中行。是時，菩薩作是念：是眾生著不實虛妄法，易度耳！」菩薩安住在這樣的學習之中，來觀眾生心，觀眾生的心在何處行，即眾生的根機到達甚麼程度，菩薩都知道。這時菩薩就這樣想：這些眾生所著的，都是不實虛妄法；既然是著不實虛妄法，這就容易度化了。不實虛妄法，就是無實性；如果是有實性，就無法度化。

「是時，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時，以方便力故，如是教化言：汝諸眾生！當行布施，可得饒財，亦莫恃布施果報而自高。」那時候，菩薩就教化眾生，要修布施，可以得大富，但又不可以恃著布施的果報而自高自大。

「何以故？是中無堅實法。」財富是不堅實的，菩薩教眾生布施是要有這樣的觀念，教眾生持戒、禪定、智慧，都是同樣的，都不可住相。菩薩不住相，也教眾生不住相而修一切善法。菩薩是以無所住心，修六度萬行，廣修一切善法，廣度一切眾生，但不著眾生相，這就是「以萬行之因華，莊嚴無上之佛果」；也就是「莊嚴極樂國」。

菩薩修種種的善行（六度萬行），度無量眾生（成熟眾生），這樣不住相而修一切善法，雖修一切善法，而不住相，這就是大誓莊嚴，就是「莊嚴極樂國」；不是規定西方極樂世界才叫極樂國，當下這個娑婆世界，若人人都這樣修行，這個世界就會變成極樂國；即是莊嚴了這個世界，即穢土成淨土，即娑婆成極樂。這就是「人間佛教」，實現「人間淨土」。希望大家努力！

我恭祝大家都能「莊嚴極樂國」！